

淨土宗



信受彌陀救度
專稱彌陀佛名
願生彌陀淨土
廣度十方眾生

宗旨

Pure Land Buddhism

March . 2017

雙月刊 第 25 期 民國 106 年 3 月出刊

【贈閱】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淨土宗宗祖 善導大師畫像

中國淨土宗 十五位祖師

- 初祖——慧遠大師
- 二祖——曇鸞大師
- 三祖——道綽大師
- 四祖——善導大師 (宗祖)
- 五祖——承遠大師
- 六祖——法照大師
- 七祖——少康大師
- 八祖——延壽大師
- 九祖——省常大師
- 十祖——蓮池大師
- 十一祖——蕩益大師
- 十二祖——截流大師
- 十三祖——省庵大師
- 十四祖——徹悟大師
- 十五祖——印光大師



淨土宗

目錄



4	【宗學理論】	佛教的核心教理與往生淨土 釋慧淨
13		阿彌陀佛的救度 釋淨宗
19	【法義闡釋】	本懷中的本懷 釋慧淨
21		淨土宗「四不」(三) 釋慧淨
31		淨土宗之特異現象 釋智隨
41	【淨宗俗諦】	隨喜——變「他的」為「我的」 釋淨宗
42	【淨土宗妙喻】	人身難得之喻 釋慧淨
47	【淨土常識】	淨土宗小常識
49	【問答釋疑】	淨土釋疑·專文
		《淨土三經》是佛陀出世本懷嗎？
52	【修學園地】	從信仰猶太教和印度教、修行禪宗到皈依淨土 (中英對照) 淨謙居士
56		專注、精進與持名念佛 (中英對照) 淨行居士
66		從能入能度說起 淨思居士
67		佛說：我已滿你千百願，你滿我一願可好？ 佛慈居士
69		中國人口頭上的「死了」 佛實居士
71	【淨土宗藝術】	欲盡孝養，應託父母於阿彌陀佛 ——韋均造西方三聖像 佛懷居士
75		新葉初長時 老土解讀·小魚作畫



發行人：釋慧淨
 社長：釋淨音
 編輯：本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中華淨土宗協會
 美術設計：淨心居士（巫麗雪）

版權開放 歡迎流通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96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 ISSN 2307-2695 ◎

- 76 【念佛感應】 念佛放光 神明退堂 | 王惜玲
 平時念佛 光明很大 | 王惜玲
- 77 為他念佛 重病痊癒（一）（二） | 王惜玲
- 78 臨終念佛 三聖來迎 | 溫家宏
 昏迷念佛 神遊聖境 | 溫家宏
- 80 金店慘遭洗劫 念佛失而復還 | 釋會本
- 82 表知我心相憶念 各留半座與來人
 ——佛果母親往生記 | 釋宗道
- 89 地藏引度 回歸淨土 | 柳覺慧
- 93 名號放光 驅走幽暗
 ——「新生」之念佛感應記事 | 佛忱居士
- 96 小狗念佛兩週 往生轉變金色身 | 佛忱居士
- 99 【漫畫專欄】 癡子罵佛 猶得解難 | 出自《念佛感應錄（二）》
- 105 【因果紀實】 善舉救命 —— 一個光緒年間的真實故事 | （摘自網路）
- 108 無知發誓 明牌致命 | 折口
- 109 【佳文欣賞】 愛的利息 | 周葳
- 113 【環保慈善】 本著對海洋的愛 她們創造了植物蝦 | Vivian
- 116 【最新消息】 淨土宗相關網站
- 117 新書出版訊息
- 118 【流通點】 《淨土宗雙月刊》流通點
- 120 叢書目錄



佛教的核心教理 與往生淨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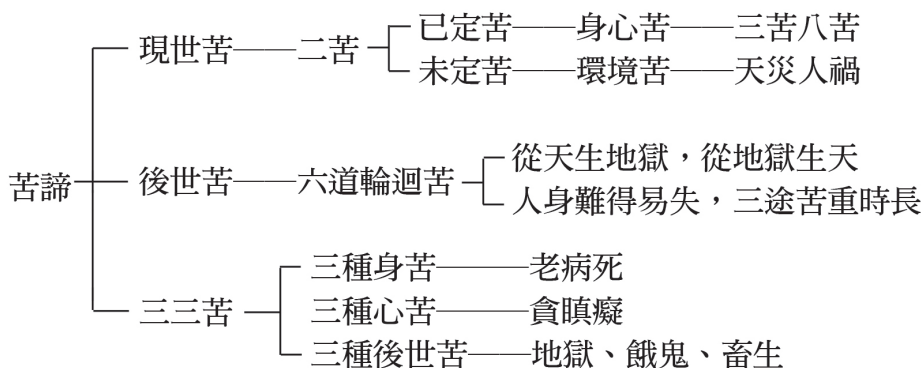
文／釋慧淨

一、佛教的核心教理：四聖諦、緣起論、三法印、無緣大悲

四聖諦「苦、集、滅、道」四個真理乃佛教之核心教理與根本教義，是釋尊成正覺之後首先向五比丘所宣說的教法，這是佛陀成道後第一次的說法，其重要可知。此外，「緣起性空」與「三法印」是其邏輯說明，故四聖諦、緣起論、三法印，稱為佛教的根本佛法。又，「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是佛教的大乘精神，十方如來的出世本懷，同樣是佛教的教理核心。

四聖諦是佛教的總指導原則，是一切大小乘佛法教導眾生解脫生死所必須依止的基本教義，無論大小乘或任何宗派皆奉之為圭臬，了解「四聖諦」才能清楚佛教整個龐大的教理體系是如何建構的。佛教經典浩瀚宗派林立，但只要依據「四聖諦」，就會發現目標與方法，不至於茫無頭緒。

四聖諦	{	苦諦——人生畢竟是苦。現世苦，後世無盡輪迴苦。	}	離苦得樂 斷惑證真
		集諦——三毒乃苦之因。貪瞋癡，根塵觸受起愛執。		
		滅諦——永恆安樂之境。斷煩惱，證涅槃常樂我淨。		
		道諦——達成涅槃之法。大小乘，解脫道與菩薩道。		



二、一個主題，四個板塊

簡要而言，佛教的體系圍繞一個主題，四個板塊展開。

一個主題，即「如何引導眾生出離輪迴苦海」。這是佛陀畢生講經說法的終極目的，也是佛經存在的意義。

四個板塊，即四聖諦「苦、集、滅、道」。佛陀劃分出這四大板塊解答這個核心問題。

可說佛教的基本教義從解脫輪迴之苦為出發點，因此佛教最核心的教理是解脫，從苦中解脫，因此四聖諦第一就先開示苦，不知苦則談不上後面的「集、滅、道」。

三、佛教的終極目的：解脫六道輪迴之苦

更直接的說，即是「解脫生死」，因為佛教的基礎是善惡報應，三世因果，六道輪迴。脫離了這個基礎，整個佛教體系就崩塌了。生死輪迴是大苦，無窮苦，不可思議苦，要從生死輪迴苦之中解脫出來。

四、六道輪迴之苦難以了解

然而，領悟人生是苦並不容易，要悟道的聖者才能如實的了達「人生畢竟是苦」之事實。領悟人生是苦的困難，《雜阿含》卷十五第405經佛陀比喻說：

「在百步之外用箭射一個鑰匙孔，射一百次箭箭皆中而不偏失，是不是很難？比這更困難的是去射比鑰匙孔還要小一百倍的那小點。而瞭解人生一切皆苦之事實，卻又遠比射這個小點還要困難！」

五、佛譬喻「地獄痛苦」之文

《佛說泥犁經》云：

佛言：「設令惡人，眼如我眼，見惡人所趣殃過考掠之處，惡人即怖心憔悴，吐沸血而死。」

佛言：「欲知勤苦，最不可忍者，獨有泥犁。泥犁者極苦不可具言。」

諸比丘長跪言：「願聞泥犁勤苦譬喻。」

佛言：「譬如長吏，捕得逆賊，將詣王前白言：『此人反逆，念國家惡。』王勅長吏，以矛刺百瘡。明日問之：『此人何類？』白言：『尚生。』王言：『復刺百瘡。』」

佛語諸比丘言：「如此人被三百瘡，寧有完處大如棗葉無？」

諸比丘言：「無有完處。」

佛語諸比丘：「此人被三百瘡，寧毒痛否？」

諸比丘言：「人被一瘡，舉身皆痛，何況被三百瘡。」

佛持小石著手中，示諸比丘：「是石大？太山為大？」

諸比丘言：「佛手中石小，奈何持比山；欲持比山，億億萬倍，尚復不如山大。」

佛言：「泥犁中痛，與矛瘡痛，億億萬倍，尚不如泥犁中痛。手中小石，如三百矛瘡；山者如泥犁中痛。癡人心念惡，口言惡，身行惡，死後墮泥犁中。」

（《大正藏》第一冊，907頁）

《正法念處經》說：

地獄苦惱，如是極惡，如是堅鞭，如是大苦，如是巨耐，如是苦惱，無異相似，不可喻苦。何以故？無人能說，無人能聽。若有人說，若有人聽，如是之人，吐血而死。」



地獄草紙圖（局部） 平安時代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有首偈說：

常人聞輪迴，猶如手上鹽；覺者聞輪迴，猶如傷口鹽。

往昔一阿羅漢憶及在地獄中所受劇苦，猶恐懼得遍流血汗。

在地獄中，每一秒鐘都是劇烈的痛苦、煎熬和折磨，地獄眾生的念頭，只有「痛苦」，根本容不下第二個念頭，跟他講吃喝玩樂，也無能理會，更不用談什麼修行。

六、佛說「三業行惡，必墮地獄」之文

《佛說鐵城泥犁經》云：

人於世間，身作惡，口言惡，心念惡；常好烹熬，祠祀鬼神者，身死當入泥犁中。（《大正藏》第一冊，827頁）

《佛說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云：

人身行惡，口言惡，心念惡；謗訕賢聖，見邪行邪；其人壽終，便墮惡道，入泥犁中。」（《大正藏》第一冊，828頁）

七、六道輪迴之苦難以解脫

《佛說泥犁經》：

佛言：「人在三惡道難得脫，譬如周匝八萬四千里水，中有一盲龜，水上有一浮木，有一孔；龜從水中，百歲一跳出頭，寧能值木孔中否？」

諸比丘言：「百千萬歲，尚恐不入也。所以者何？有時木在東龜在西，有時木在西龜出東，有時木在南龜出北，有時木在北龜出南，有時龜適出頭，木為風所吹在陸地。」

龜百年一出頭，尚有入孔中時，人在三惡道處，難得作人，過於是龜。

（《大正藏》第一冊，909頁）

《無量壽經》說：

愛欲榮華，不可常保，皆當別離，無可樂者。

人在世間，愛欲之中，獨生獨死，獨去獨來；

當行至趣，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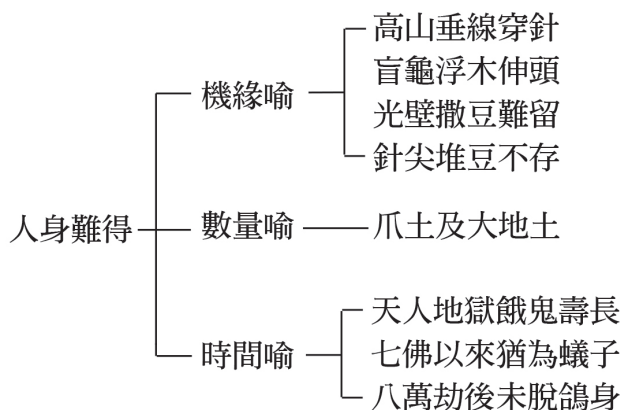
《法華經》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

《地藏經》說：「天人受天福盡，有五衰相現，或有墮於惡道之者。」

《涅槃經》說：「雖復得受梵天之身，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終還墮三惡道中。」

《正法念處經》說：「無始生死中，業網覆世界。從天生地獄，從地獄生天。」

八、人身難得



九、惑業難斷

《大涅槃經》說：「須陀洹（初果）所斷煩惱（見惑），縱廣猶如四十里水（須陀洹斷見惑，如截四十里流）。」此謂三界見惑煩惱，猶如暴流，縱廣四十里，奔流而來，欲令其截斷枯竭，何其困難。豈只斷惑難，但言伏惑，即已甚難，如四善根之「煖位」，吾人無始至今，猶未能得，遑論初果。不但伏斷難，但言解悟（深解為悟），亦已不易，古德多有一生坐破幾個蒲團，猶未徹悟，何況吾人席不暇暖？

伏惑斷惑之難，尚且如此，何況更斷思惑、塵沙惑、無明惑？

斷惑證果，往往須經多生多劫。如斷見惑，最利者亦須三生，其鈍者則須六十大劫。斷思惑，則須人間天上七番生死。

若是圓滿大乘佛果，進侵塵沙，破無明，成佛道，則須三大阿僧祇劫，乃至無量阿僧祇劫（一阿僧祇，等於一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兆；劫是長時單位，分大、中、小，以小劫說，一小劫，凡一千六百七十九萬八千年）。其中，小乘又迷隔陰，菩薩猶昏出胎，不免又要進退蹉跎。

學佛原則，在於解行並進。若是單解不行，等於說食數寶，亦同紙上談兵；縱使熟誦三藏十二部，講完千七百則公案，將來還是生死，依舊輪迴，寧不哀哉？

律宗祖師弘一大師，出家後持戒很精嚴，但看了比丘戒後還是自認做不到，一生退守沙彌戒。

蓮宗九祖滿益大師出家不久即三讀律藏，對戒律如此深入的祖師，也由比丘戒退守至但三皈。可知戒律不易持守，更何況我等愚鈍眾生。

十、自我覺醒

若把身口二業所作所言，作為標準，則天下尚有完人；

若把意業中的所思所念，作為標準，則天下無一完人。

若從人所見處，作為標準，則世間尚有賢人；

若從人不見處，作為標準，則世間皆是罪人。

百善孝為先，論心不論行，論行天下無孝子；

萬惡淫為首，論行不論心，論心古今無完人。

曇鸞大師《往生論註》「不實功德」文（《聖教集》239頁）：

凡夫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是故名「不實功德」。

善導大師《觀經疏》「機法二種深信」之文（《聖教集》647頁）：

一者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

二者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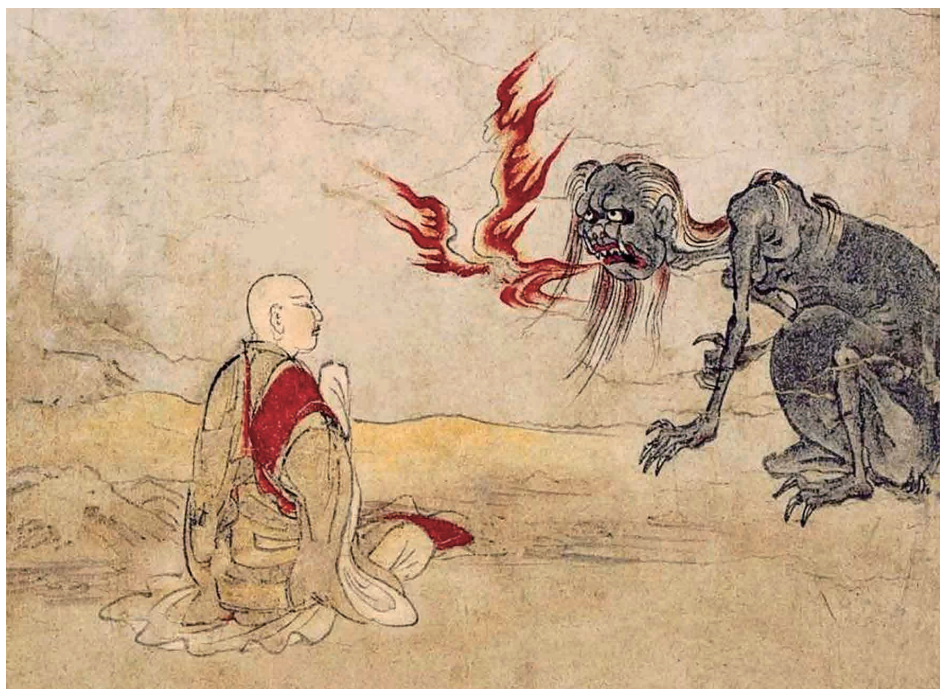
十一、誓生彌陀淨土

《諸天趣頌》「六欲諸天現五衰」偈：

六欲諸天現五衰，三禪猶患有風災；

縱饒修到非非想，不如西方歸去來。

《觀經疏》「諸佛勸生」文（《聖教集》574頁）：



地獄草紙圖（局部） 平安時代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諸佛出世，種種方便勸化眾生者，不欲直令制惡修福，受人天樂也。
 人天之樂，猶如電光，須臾即捨，還入三惡，長時受苦。
 為此因緣，但勸即令求生淨土，向無上菩提。
 是故今時有緣相勸，誓生淨土者，即稱諸佛本願意也。

《龍舒淨土文》卷一「唯心自性，大而不要」文：

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者，大而不要，高而不切，修未到者，誤人多矣。
 不若腳踏實地，持誦修行，則人人必生淨土，徑脫輪迴。
 與虛言無實者，天地相遠矣。

蓮池「為害非細」文：

輕談淨土，蔑視往生，為害非細。

蓮池「富貴所迷」文：

今生持戒修福之僧，若心地未明，願力輕微，又不求生淨土，是人來生，多感富貴之報，亦多為富貴所迷，或至造業墮落者。

截流「第三世怨」文：

修行之人，若無正信，求生西方，泛修諸善，名為第三世怨。

印光「善業不出輪迴」文：

世間善業，不出輪迴；若對信願具足之往生淨業，則彼善業，仍屬惡業。

印光「毒荼罪藪」文：

當須發決定心，臨終定欲往生西方。且莫說碌碌庸人之身，不願更受，即為人天王身，及出家為僧，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大宏法化，普利眾生之高僧身，亦視之若毒荼罪藪，決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

印光「生死不了，危險太大」文：

修行用功，原為了生死。生死不了，危險太大；
輪迴未出，難免墮落。努力今生，以了生死。

印光「必墮惡道」文：

來生做人，比臨終往生還難。不生西方，將來必墮惡道。
往生所得之利益，比得道更大。

印光「先須自利」文：

欲利他，先須自利。若非自己先出生死，何能度彼生死眾生；
自己在苦海中未能出，何能遍救苦海之人。

印光「只怕不成佛」文：

求生西方，方能宏法利生，任運度眾，自在無礙。
只怕不成佛，不愁佛不會說法度眾生。
如神龍一滴水，即可遍灑天下。🙏

阿彌陀佛的救度

文／釋淨宗

阿彌陀佛救度的概況

據《佛說無量壽經》記載：

在不可思議久遠時間之前，有一國王於世自在王佛座下出家，名法藏菩薩。他智慧高明，慈悲廣大，發心救度一切罪苦眾生，在自在王佛的指導幫助下，遍觀二百一十億諸佛國土，明瞭一切諸佛救度眾生的本願，然後一心寂靜，經過五劫長遠時間的思惟，規劃出他自己成佛度生的宏偉藍圖，而發下著名的四十八大願。四十八願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誓願第一。其規模、深度、廣度、難度及最後成就功德利益，超過一切諸佛、菩薩的本願。

二、國土第一。汲取了一切諸佛淨土的精華，為一切諸佛淨土當中最極清淨莊嚴、第一無比的淨土，是真理本體的完全顯現，無為涅槃的境界。

三、光明第一。法藏菩薩成佛時的光明遍照大宇宙當中一切世界，超過諸佛光明，其救度眾生的威神功德力量為一切諸佛所不及。

四、名號第一。法藏菩薩誓願把他成佛的所有功德納入其成佛的名號（南無阿彌陀佛）中，其名號功德包含、超越一切諸佛、菩薩、賢聖、天神、經咒、法門功德，而為一切諸佛、菩薩、天神、魔王稱揚讚歎，普遍流行於一切世界。

五、度生第一。罪業深重、斷諸善根、難度難化、為一切諸佛所棄捨的眾生，法藏菩薩誓願統統救度，乃至阿鼻地獄、大小諸獄、火獄、煉獄、寒冰地獄裏的眾生無一例外，以其成佛時的光明名號，盡十方一切世界、盡未來一切時劫，永無疲厭、永無止息地加以救度。

四十八願當中的第十八願稱為「念佛往生願」，是四十八大願的核

心、根本，直接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死解脫、往生成佛，尤為重要。此願規定：任何眾生，不論罪福，只要專一稱念法藏菩薩成佛時的名號（南無阿彌陀佛），願生其淨土，甚或哪怕臨命終時才遇到有人向他宣說此名號救度，倉促急迫之下只念了十聲、一聲佛名，或僅起一念歸命之心，也必定救度他到淨土。法藏菩薩發誓：假如他達不成此願，即使能成佛也誓不成佛，繼續修行，直到達成此願。

法藏菩薩發此大願之後，經過不可思議長遠大劫時間修行，累積無量功德，於十劫之前成佛，名「南無阿彌陀佛」，國土即「西方極樂世界」，自成佛以來，以其光明名號覺醒、催熟十方世界無量眾生，救往極樂淨土。十劫以來，從我們這個世界以及十方一切世界往生到阿彌陀佛國的眾生無量無邊，現在及未來眾生往生其國，如眾水歸海一般，永不停息。

阿彌陀佛救度的特點

一、主動。法藏菩薩主動發願、修行成佛來救度我們，不經眾生祈求拜託。

二、平等。阿彌陀佛大慈悲心平等救度一切眾生，不分貧富貴賤、善惡賢愚，如日普照，如地均載，如水潤長，平等利益萬物，而無一切愛憎分別。

三、無條件。任何眾生只要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願生其淨土，決定救度。此外無任何條件限制。

阿彌陀佛救度的範圍

從空間來說，包含我們這個世界以及無盡大宇宙中一切世界所有眾生。

從時間來說，貫徹未來無量劫，永無止息。

從眾生種類來說，包含人類、諸天神、畜生道、一切動物微細昆蟲、餓鬼道眾生，及地獄極苦眾生。

阿彌陀佛救度的方法及情形

阿彌陀佛以光明名號度眾生。普放無量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又令十方世界一切諸佛稱揚讚歎其名號，與一切眾生結緣，將名號種子推入眾生心中；復以光明催熟眾生善根，令眾生稱念南無阿彌陀佛。當眾生稱念「南無阿彌陀佛」時，彼佛光明立即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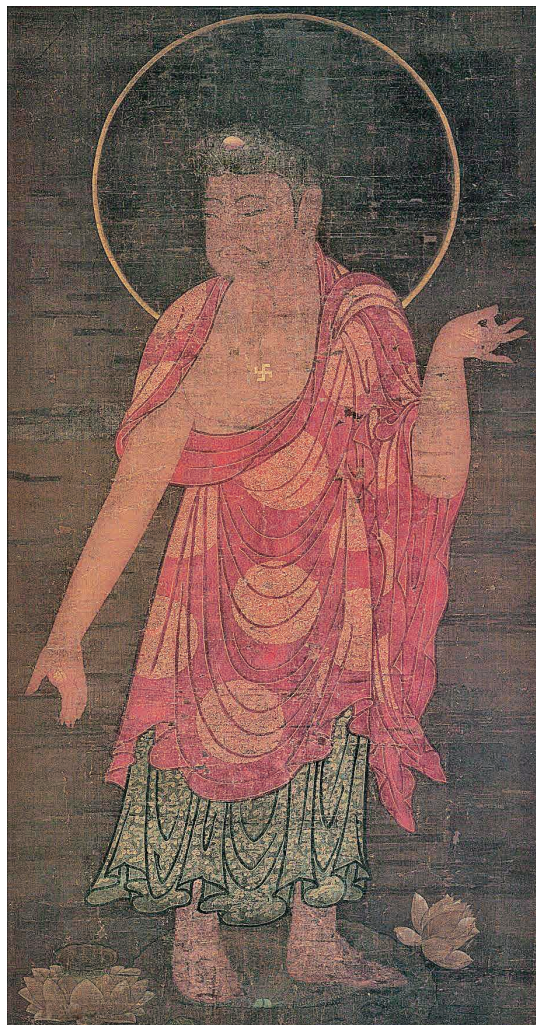
到、照耀保護這個眾生，日夜不斷；臨命終時，彼佛率領極樂世界菩薩大眾親自現身來迎，放光接引，妙香妙樂，令眾生歡喜安慰，即隨彼佛化生極樂世界七寶池蓮花之中，即時蓮花開放，身相光明自然與諸大菩薩一樣。

阿彌陀佛救度的利益

利益無量無邊，大分二類：

一、此世的利益。眾生念佛便受佛光照耀保護，現生平安利樂，如業障消除，福慧增長，癒病健康，人事和順，消災免難，人生有方向，有安全感、幸福感、滿足感，內心平靜祥和等等。

二、往生的利益。臨命終時阿彌陀佛現前來迎，放光加持，身少病苦，心大歡喜，正念分明，乘寶蓮華，隨從佛後，彈指入極樂世界七寶池中，蓮花化生。即時悟明宇宙萬有真理，獲得無量光明、無量壽命的身心，與真理共存，永脫生死輪迴之苦，證入法性涅槃之樂，得大自在、大圓滿、大智慧，速疾成佛。以大慈悲哀愍一切罪苦眾生，分身十方，無疲厭地救度自己歷劫父母兄弟及一切有緣眾生共同生彼極樂淨土。



高麗至元23年 阿彌陀如來像

問答釋疑

一、「南無阿彌陀佛」是什麼意思？

答：「南無阿彌陀佛」是梵語的音譯。由「南無」「阿彌陀」「佛」三個詞構成。「南無」是歸命，「阿彌陀」是無量光明、無量壽命，「佛」是覺者；合起來即：歸命無量光明及無量壽命的覺悟者。

「無量光壽」即真理本身的存在形態。因為真理一定是普遍平等，永恆不變，並能破除暗謬，以光明引導世人，給眾生覺悟的生命，所以「阿彌陀佛」即是與真理同體，並將此眾生幽微難明的真理彰顯在其成佛的名號中。故「阿彌陀佛」的名號即是真理的濃縮，真理的符號化、有形化，也即是真理本身的表現。故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即是歸命真理，與真理碰觸，接受真理之光的引導，並獲得與真理同在的覺性生命。這是阿彌陀佛因中發願及果上成佛必然的功能利益。

二、我們要怎樣獲得阿彌陀佛的救度？靠自己的善行嗎？

答：只要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南無阿彌陀佛」，願生極樂世界，就

一定會被救往極樂。眾生善行雖然值得嘉許，但靠眾生自己的善行頂多只能來世做人或生天，仍然在生死輪迴中，要想往生阿彌陀佛的淨土絕對不可能。因為眾生再怎麼行善都是迷茫的、染污的，我執煩惱，不明真理，仍然在錯謬顛倒當中，眾生世間的善行只在此世間有相對價值，而與極樂淨土絕對真理的境界完全不相應，屬於虛假之善、雜毒之善。

三、不論眾生善惡，只要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必定往生淨土，眾生會不會因此而放縱造罪呢？

答：不會。一因佛法總體鼓勵斷惡行善；二由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即能轉惡為善，如光破暗。不可能接受真理引導的人反而在罪業道路上愈走愈遠。

四、稱念「南無阿彌陀佛」，現世、來生有那麼多的功德利益，並且死去多年的祖先，還有動物、地獄眾生都能往生淨土，令人難以置信，不知可有事實例證？

答：古今中外這樣的例證很多，中國、日本都收集有許多人、動物、鬼道、地獄眾生往生的實



釋迦牟尼佛涅槃圖（局部）

例，記為《往生傳記》。真理一定經得住事實的驗證，假如沒有事證，佛法即是虛假騙人。在中國，從來彌陀淨土的信仰者占絕大部分，他們多半並不是領悟佛法的高深道理，而是親身體會到念佛的利益才有堅固的信仰。尤其現代傳媒發達，念佛往生及現世利益的事例隨處可見。目前淨土宗叢書已編印出版多本《念佛感應錄》，也專門編有一本《動物往生佛國記》。

五、動物不是上帝造了供人類食用的嗎？

答：此為大錯。實為人類以自我為中心而對其他生命予殺予奪的典型表現，已造成世界及人類巨大危害。以佛教來看，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但因迷惑造業不同而受種種生命身，其佛性生命完全平

等，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認為人類優越可以隨便驅使、宰殺其他生命的觀點，不論從事實上、道義上、愛心上都站不住。

六、彌陀救度與上帝救贖有何不同？

答：不論何種救贖皆可貴、感動，略說二者有十點不同。

1. **空間不同**。上帝救贖僅限地球，彌陀救度遍及十方一切世界。

2. **時間不同**。上帝救贖有末日審判之截止日期，彌陀救度盡未來際永不止息。

3. **廣狹不同**。上帝救贖只及於人類，彌陀救度廣及一切天、人、地獄、餓鬼、畜生之六道眾生。

4. **機率不同**。上帝救贖，一人只有一次機會；彌陀救度，人人都有無數次機會，即使今生不得

度，下入三惡道，彌陀仍然隨逐不捨施以救拔，或令再度轉生為人而得度。上帝救贖不完全，必定有一部分人永陷火獄，不得救度；彌陀救度則即使造罪已入地獄眾生，也誓必一個不漏地加以救度，故從無窮時劫來看，任何眾生皆有百分之百機率被救往極樂淨土。

5. 角色不同。上帝既是救贖者又是審判者；阿彌陀佛純是救度者，不是審判者，慈悲哀愍眾生造罪受苦，愈是罪苦，愈加救度，乃至永陷阿鼻地獄眾生也誓必救度。

6. 難易不同。上帝救贖單一強調信，似乎缺少具體明確簡易的手段，有人信不來或信心無法堅持，便不得其門而入；彌陀救度可以隨時隨地稱念「南無阿彌陀佛」，方便簡易，令愚癡眾生不論懂與不懂，信與不信，信深信淺都能與阿彌陀佛對接溝通，蒙受阿彌陀佛光照保護。

7. 利益不同。上帝救人生天，並未能與真理完全同體，因受造物與造物主永遠不能平等；彌陀救度眾生往生極樂則皆平等成佛，與真理究竟一體，無二無別，是

絕對平等的真理境界。

8. 慈悲不同。如上可知，上帝救贖，慈悲小而有限；彌陀救度，慈悲大而無限。

9. 理論不同。上帝救贖以創世論為基礎，即上帝創世造人，而人違背上帝意旨造罪，上帝愛其造物故予救贖。彌陀救度以佛性及緣起論為基礎，即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性清淨平等，一體不二，為真理本體，無造無被造。眾生迷此佛性，自己顛倒造罪，因而受苦受難；諸佛菩薩覺悟此佛性得大解脫自在，憐愍眾生迷惑顛倒造罪受苦，自然流露平等大慈悲心而欲救拔。

10. 覺悟不同。如果說「愛即真理」，則愛的深度廣度取決於對真理覺悟的深淺。二相對比，很顯然有神宗教所宣稱上帝（主、神）的愛與阿彌陀佛的慈悲究竟不能相比，說明其對真理的覺悟有限，如霧中觀花，含有臆測的成分，難以經受合理的質疑，非如佛教，由大徹大悟，起大慈大悲，其理與事皆經得起任何質疑。🌸

本懷中的本懷

文／釋慧淨

如果論釋迦牟尼佛出現世間的本懷，以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一代經教來講，有兩部經是他的本懷。

眾所周知的就是《法華經》。《法華經》說：「佛以一大事因緣出興於世。」因為這段經文是在《法華經》，就這段經文來講，《法華經》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本懷，所謂「開、示、悟、入」，使三乘——聲聞、緣覺、菩薩，都歸入一乘佛果，所以，《法華經》在引導三乘進入佛果，證入佛的果位，這叫「導三歸一」——引導三乘，歸入一乘，這是釋迦牟尼佛出世的本懷。

另一部本懷經，就是《無量壽經》。不過，如果以這兩部本懷經來講，哪一部是本懷中的本懷呢？就是《無量壽經》。

這若分為「相對門」與「絕對門」來解釋就可明白。

第一、相對門：若從相對門而言，可以說兩經都是出世本懷經。就方便之教而言：聲聞與緣覺二乘是不

能成佛；而《法華經》則說，不只菩薩成佛，二乘也能成佛。兩者對比則《法華經》是真實之教，是出世本懷之經。又方便之教說，惡人凡夫不能成佛，而《無量壽經》則與之相反，說罪惡生死凡夫也能得救。從佛慈悲言，佛特別哀憐罪苦凡夫，所以主張罪人得救的《無量壽經》也是出世本懷經。故兩經都是出世本懷經。

第二、絕對門：若從絕對門而言，《法華經》說聲聞、緣覺二乘可成佛，而本經則更進一步說明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五乘，同樣都可依靠念佛而往生成佛。據此，與《法華經》相比，本經更是釋尊真正出世本懷經。故本經是真正五乘齊入的弘廣法門。

再說，《法華經》所引導的，是三乘——聲聞、緣覺、菩薩，三乘都已經是證果的人，證果的人畢竟是少數；《無量壽經》所要救度的，不只是三乘，而是五乘，除了聲聞、緣覺、菩薩之外，還有人乘、天乘——

就是人間的眾生跟天界的天人，所謂「五乘齊入」。所以善導大師說：「正由託佛願以作強緣，致使五乘齊入。」既是五乘齊入的話，真的就如同第十八願所講的，是「十方眾生」了。

《法華經》只是引導三乘進入佛的果位，可是《無量壽經》是救度五乘，使他們共同證悟佛果，而且跟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無量光、無量壽是一樣的證悟。《莊嚴經》說：「我若成正覺，立名無量壽，眾生聞此號，俱來我剎中；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圓滿，亦以大悲心，利益諸群品。」蕩益大師《彌陀要解》說：「持名者，光明壽命，同佛無異。」印光大師也說：「若生西方，庶可與佛光壽，同一無量無邊矣。」所以，如果論真正的本懷，那《法華經》就不是本懷了，《無量壽經》才是本懷中的本懷。

善導大師說：

如來出現於五濁，隨宜方便化群萌，
或說多聞而得度，或說少解證三明，
或教福慧雙除障，或教禪念坐思量。
種種法門皆解脫，無過念佛往西方，
上盡一形至十念，三念五念佛來迎，
直為彌陀弘誓重，致使凡夫念即生。



元至大2年 阿彌陀三尊像
日本上杉神社藏



淨土宗「四不」（三）

文／釋慧淨

第三、不靠懺罪

純正的淨土法門，眾生與阿彌陀佛是結合一體的，就是所謂的「機法一體」。我們的身心完全投入彌陀的懷抱，與彌陀合為一體，無論時處諸緣，都以彌陀為念，彌陀也跟我們同出同入，一輩子跟我們在一起，沒有片刻離開我們；彌陀的光明不僅從外面環照影護著我們，也一直映照我們的內心，進而徹入我們的骨髓，這就是純正的淨土宗。如果懂得這個道理的話，就會一句佛號念到底——這就是《阿彌陀經》所講的「一心不亂」。淨土法門的「一心不亂」是這樣的道理和意義。只要是專於研修淨土法門的人，一定會有同樣的見解，雖然是千人、萬人，可是同一鼻孔出氣，這個就是「六和敬」當中所謂的「見和同解」。淨土法門的「見」——知見，就是這個。有這個知見的話，則所謂「千里同風無古今」。

不靠懺業，共分八點來探討：

一、罪業障礙解脫

有罪業就無法解脫，因為罪業就好像馬路上的大石頭，必須把石頭搬開，車子才能前進。因此，為了解脫三界六道生死輪迴的任何修行法門，都必須先要懺悔自己的業障。

餘門修道，先須懺其現業。若現業不懺，即能障道，則進修無路矣。

（徹悟禪師）

這一段法語是淨土宗的一位祖師徹悟禪師所講的。

徹悟禪師是清朝人。「餘門修道」，餘門就是淨土法門之外的其他法門，以八大宗派來講，淨土法門之外的宗派就是華嚴宗、天臺宗、三論宗、唯識宗、禪宗、密宗、律宗，這一些都屬於餘門。這一些法門的修行，首先都需要懺悔「現業」——現

生所造的種種罪業，如果現業不懺，就會障礙修道；修行上一旦被障礙，就「進修無路」；進修無路的話，接下來就一切免談。這是以其他各宗各派的修行來講的，所以佛門早晚課都要唱念《懺悔偈》，做懺悔的儀式；也要發願，發菩提心、行菩薩願。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說：

我於過去無始劫中，
由貪瞋癡發身口意，
作諸惡業無量無邊。
若此惡業有體相者，
盡虛空界不能容受。

這一段說明：每一個人從曠劫以來，生生世世、世世生生流轉在三界六道中，由於內心有貪瞋癡，因此推動外面的身口意做了種種的惡業。而且這一些惡業無量無邊，無量無邊的罪業到底有多少呢？這裡形容說「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如果我們的罪業有物質形體現象的話，那整個虛空都容納不了我們的罪業。我們的罪業多到整個虛空不能容受，這是很可怕、很嚇人，而且沒辦法想像的。虛空到底多大？虛空無限的大，而且虛空無邊。但是我們的罪業卻比虛空還要大、還要多，這情形如同時下廣大虛空中的網路資訊

一般，沒有體相，卻無量無邊，還一直在無止無盡的增加，我們的罪業有多少？不難由此體會，更糟的是這一些罪業是障礙我們解脫成佛的，真的非常可怕！

《地藏經》說：「業力甚大，能敵須彌，能深巨海，能障聖道。」

「業」，在這裡是指「惡業」。「業」就是「行為」，行為有「有形的」與「無形的」，就是「有表業」跟「無表業」。有形的就是外在，大家看得到、聽得到；無形的是看不到、聽不到，指內在的起心動念，所以起心動念也是行為的一種。

不管是有形或無形的業，一旦造作之後，就有一股力量——即使沒有說出來、沒有做出來，單單在心中起心動念，也會產生一股無形的力量，這就是業力。

業力會存在阿賴耶識當中，因緣和合的時候，就會結果。業力有一種能量，能使未來開花結果，以唯識學來講，業力可以說是一種種子，將來會起現行；而起現行的本身，又是另一個種子，所以說「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循環無盡，除非沒有起心動念，才會沒有業，可是眾生哪有不起心動念的？除非是阿羅漢以上



地獄草紙圖（局部） 平安時代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的聖者。因此《地藏經》說眾生都有業，而且業力很可怕、很大，多大呢？——「能敵須彌」。須彌山有多大？佛經上說，太陽是在須彌山的半腰繞，可見須彌山有多大。「能深巨海」，用巨海來比喻業力的深廣。「能障聖道」，用障聖道來比喻業力對修行的妨礙。所以「業力甚大，能敵須彌，能深巨海，能障聖道」。這是一種譬喻，表示業力的可怕。

《地藏經》：「有天人受天福盡，有五衰相現，或有墮於惡道之者。」

這是指欲界天來講。欲界天的天人天壽、天福享盡時，就會產生五種衰相，五衰相現表示即將臨終，一旦死了之後，「或有墮於惡道之者」，有的就直接墮落到地獄，或者餓鬼道，或者畜生道。很可怕，也很無常。因為欲界天是修十善——不貪、不瞋、不癡，不殺、不盜、不邪淫、

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因為行十善的功德很大，才能夠生在天上，享受天福。可是，有一天他也會跟造作五惡十逆的人一樣墮落三惡道，這豈不是很無常？由此可以瞭解，善跟惡是在一起的，而且也不是究竟的。

《涅槃經》：「雖復得受梵天之神，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終還墮三惡道中。」

「雖復得受梵天之神」，前面是講欲界天，現在是色界天。色界天最高的境界是四禪天，也就是梵天。雖然生在色界的梵天，甚至是無色界天的非想非非想天，有八萬四千大劫那麼長的壽命，可是「命終還墮三惡道中」，命終還是有可能墮落地獄、餓鬼、畜生。

這真的令人覺得很無奈與悲哀，為什麼呢？能夠生到色界天、無色界天，是不但具足五戒十善，而且禪定的功夫是非常高深的，已經有五種神通了。以無色界天來講，是處於非常寂靜的定中，是純粹意識的境界，所以稱為「無色」，但是終有一天還是跟地獄有分、跟餓鬼有分，跟畜生有分，比人道還要可憐、悲慘。

《正法念處經》：「無始生死

中，業網覆世界。從天生地獄，從地獄生天。」

曠劫以來，生生世世、世世生生，我們每一生、每一世沒有不造業的，所以業好像一匹很大的網，覆蓋著整個虛空世界。現代都說網路無遠弗屆，其實業網更廣，廣大到如《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所講的——無量無邊，盡虛空不能容受。

「從天生地獄，從地獄生天」，這個講得就更直接了。從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直接墮落地獄之中。因為天人的天福盡了，剛好他無始生死業網中的地獄之業顯現了，直接就墮落地獄；如果地獄中的眾生，地獄果報盡了，剛好他無始生死中生天的善業呈現了，就離開地獄，上生天堂。這顯示，天堂和地獄是分不開的，六道輪迴是一體的、是循環的。除非離開六道輪迴，超越了善業跟惡業。不過這裡所講的「懺業」，是指惡業，要懺悔自己的惡業，能夠改過重新，最後再超越惡跟善。因為有惡的業，固然會輪迴，有善的業，也是不究竟的。

二、人皆有過，皆須懺悔

每一個人都有罪過。這樣講起來，每一個人都需要懺悔。

善惡六句偈：

善多惡少，惡多善少，
善惡俱多，善惡俱少，
純惡無善，純善無惡。

人的一生意行情況，都含括在這六句裡面。我們一輩子不是善多惡少，就是惡多善少，不然就是善惡都同多，或者是善惡俱少；或者是五逆十惡，純惡無善；如果是阿羅漢，就是純善無惡，若沒有到阿羅漢的話，多少都有惡，即使善多，還有少惡在裡面。所以這六句當中的「純善無惡」可以說不存在。因為世上修行而能達到證阿羅漢果的人非常少。

我們可以反問自己：是善多惡少，還是惡多善少，還是善惡俱多、善惡俱少，還是純惡無善？我們都是學佛的人，基本上要「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本應是「善多惡少」才對，但是認真地自我反省會發現自己其實是「惡多善少」。

或許有的人理直氣壯的說：我不殺人、不害人、不貪取、不做賊，所以我是一個好人。如果有這種想法，是因為還沒有學佛、沒有佛法的觀念。其實不殺人、不害人、不貪取、不做賊，這並不算好人，頂多只能說是一個不做世間壞事的人而已。為什

麼？所謂「好人」，必須是有做種種的好事，也就是「十善業」，才能稱為好人；「壞人」，是因為做了壞事，所以才叫做壞人。世俗要被稱為好人，必須要做好事，也就是「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這樣才堪稱為一個好人。若是以佛教的標準來要求，要被稱為好人、善人，就更不容易了。有一句話說：

若把身口二業所作所言，
作為標準，則天下尚有完人；
若把意業中的所思所念，
作為標準，則天下無一完人。

看得到的行為——說出來、做出來的是有禮貌的、恭謹的、審慎的，以這個條件來說，世間上還有完人；可是看不到、聽不到的行為——一個人內心的起心動念是怎麼樣呢？那就不堪告人了，若以此為標準，天下就沒有一個是完人了。

又有一句話說：

若從人所見處，作為標準，則世間尚有賢人；若從人不見處，作為標準，則世間皆是罪人。

以在公眾場合大家所看得到的作為標準，大部分的人都堂堂正正、循規蹈矩的；如果是一個人獨處的話，那每一個人可說都是罪人。因為能夠

像《四書·中庸》裡面所說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就是儒家所說的「慎獨」，能夠達到那個標準嗎？有一句話說：

百善孝為先，論心不論行，論行天下無孝子；萬惡淫為首，論行不論心，論心古今無完人。

可是佛法修行是講心，因為心是言語、行為乃至思想的根源，也是輪迴的主體，因此修行都要從心去掌握。七佛通戒偈言：「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最後則是「自淨其意」。「自淨其意」就是超越善惡，如果心中還執著善、執著惡，就是還沒到達究竟。

《往生論註》：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是故名「不實功德」。

這句話的意思是，任何的好事，如果不能達到三輪體空，都仍是雜毒之善、有漏之善。

「雜毒」就是還有貪瞋癡摻雜在裡面，所以還會墮落到三惡道，這就是「有漏」，不能夠出離生死輪迴。「人天諸善」，人的善就是五戒，天的善就是十善，這一些戒善以及所感的果報，都是顛倒、虛假的，都不是真實的功德，因此才會「從天生地

獄，從地獄生天」。

什麼是「顛倒」呢？把黑的當作白的，白的當作黑的，正的當作反的，反的當作正的，都是屬於顛倒。「虛偽」就是假的，不是真的。人天諸善、五戒十善，是假的善、顛倒的善，這是從佛的眼光來看的，如果以世間來講的話，本來就是要諸惡莫作，不論是五戒也好、十善也好，都要眾善奉行的。只是，佛教是講解脫生死輪迴的教法，因此這些善雖也都是佛教修行人應具足的基礎，卻不能只停留在這個階段，要超越它。

接下來，進一步來看我們是怎麼樣的人。《淨度菩薩經》說：

一人一日中，八億四千念，
念念中所做，皆是三途業。

每個人一天當中都有八億四千念，每一念、每一念都是三途之業。為什麼這麼講呢？這很微細。《地藏經》說：

眾生心性剛強，難調難伏。
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
無不是業，無不是罪。
何況恣情殺害、竊盜、邪淫、妄語，百千罪狀。

眾生都有貪、瞋、癡、慢、疑。



江逸子 地域變相圖（局部）

「慢」，慢心，就是在這裡所講的「剛強、難調、難伏」。眾生都有我執，而且個性顯明者又會更固執，往往內心所喜好偏袒的，就會堅持，心不調和、不調柔、不謙卑，這其實是修行的大障礙。

儒家講「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如果個性剛強，無論是正心也好，修身也好，都談不上。

「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舉」跟「止」就是動、靜的意思。我們的行為不是動就是靜，動中所起的念頭也好，靜中所起的念頭也好，都是

業。這個業是指惡業，所以「無不是罪」。這就像前面所講的，以身口業做標準，尚有完人，以意業做標準，沒有一個是完人；以所看到的外在行為作標準，尚有賢人，以看不到的內在意念作標準，幾乎都是罪人。

「何況恣情殺害、竊盜、邪淫、妄語，百千罪狀」。一個人如果沒有仁民愛物的心，而且不能夠自我約束，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面對事情不能夠理性的話，往往都會造作這一些罪過。

這裡只簡單舉出這幾段經文，顯示我們眾生都有罪過，都需要懷著慚愧懺悔的心。

以淨土宗的祖師來講，他們都有很深刻的慚愧懺悔的心，譬如曇鸞大師有一首偈，很典型地點出我們的人性與果報。曇鸞大師說：

我從無始循三界，
為虛妄輪所迴轉。
一念一時所造業，
足繫六道滯三途。

這一首偈可說是曇鸞大師內心真誠的吐露，真誠慚愧的懺悔。他說我曇鸞啊，一念一時之間所造的業，都足夠被綁在三界六道輪迴之中，甚至沉淪到三惡道，難得解脫。

道綽大師也說：

若據大乘，真如實相，第一義空，
曾未措心；
若論小乘，修入見諦、修道，
乃至那含、羅漢，斷五下，除五上，
無問道俗，未有其分；
縱有人天果報，皆為五戒十善能招
此報，然持得者甚稀；
若論起惡造罪，何異暴風驟雨。

也就是說，大乘法門的真如實相第一義空連想都不用想，我們根本都談不上；即使小乘法門的見道、修道、證道也沒有分，我們也不是這種根機。前面兩個是講出世法，接下來講世間法，即使人間的五戒，天上的

十善，能夠做到的人也微乎其微。可是論起惡造罪，那就很強烈，好像暴風驟雨。我們就是這樣，如果不掌握自己的情緒，情緒一起來真的像暴風驟雨，很暴烈、很猛烈，一點都不肯退讓，很可怕。

善導大師就是要我們相信自己現在是個凡夫，什麼樣的凡夫呢？是罪惡生死的大凡夫。法然上人也說自己是「三學無分」，是一個談不上戒定慧，沒有這種身分的人。意思就是說，法然上人自認為他沒辦法修戒定慧，不是這個根機。又說自己是一個無智的人、破戒的人。這其實是祖師的機深信，由於祖師們的智慧深、學識廣，又加上努力地修行，老實地檢點自己，因此能看出自己真實的面貌就是這麼醜陋。如果不是努力修行的話，就難以這樣深入的認識自己、看清自己。因為努力修行又深入法藏的人，他會很清楚地以法鏡來照自己，把自己的內外鉅細靡遺地顯露出來，才曉得，啊！原來自己是這樣的罪惡生死凡夫！以自己的力量永無出離之緣啊！

三、懺悔之字義

懺者，懺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

「懺」，從心、非、戈、雙人，戈就是割，也就是從心裡面割捨去種種「非」，種種不對的行為，並向對方至誠道歉，請求原諒。

「悔」，從心、每；每時每刻每事觀照這念心，小心謹慎永不再做同樣的行為，永不再犯同樣的錯誤。故悔有「不再犯」「無二過」之意。

「懺」是從心、從非、從戈、還有雙人，大家看文字就能夠理解。「悔」是從每、從心，也就是無論何時、何處、何事，都要時刻觀照這一念心，不使這一念心稍微起不好的念頭，所謂「不怕念頭起，只怕覺照遲」。所以修行人二六時中，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要觀照內心，所謂「一時不在，如同死人」，如果不觀照內心的話，那當下他就不是人，所以說「如同死人」。

以淨土法門來講，就是時刻念佛。當然，我們有睡覺的時候、有動腦筋、思維事情、打妄想的時候，那個時候沒有念佛沒關係。但是睡醒了就念佛，腦筋動過了、事情做過了就念佛，妄想打過了就念佛。只要是內心信受彌陀救度、願生彌陀淨土，念

佛是無時或忘的，是存在內心永不變更的。

有一句話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意思是說，只要是人都有貪瞋癡慢疑；只要不是聖賢，沒有哪個人是沒有過失的，過失肯定會有。但過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錯誤而沒有悔過之心。不知錯、不願悔改，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當我們犯了錯誤之後，一定要誠心懺悔，痛改前非，保證以後不再重犯，這樣在修學佛法上，才能夠進步，才會有所成就。


譬如我們欠了人家債務，那就要還錢，以還錢來贖欠債的罪業；如果傷害了人，不論是有意或者是無意的，一定要賠償醫療費，甚至照護他的整個醫療，同時還要誠心誠意的向對方道歉，使對方能夠原諒我們。這樣的懺悔方式，才算是徹底圓滿的。一個不肯懺悔的人，是沒有辦法在靈性上有進展和進化的，因為不懺悔意味著靈性的停滯和繼續的污染下去，不懺悔同時也意味著以前的過錯沒有消除，而新的過錯又將源源不斷的產生。

所以懺悔不僅要「懺其前愆」，也要「悔其後過」，以後不再產生同



江逸子 地域變相圖（局部）

樣的過錯。一般人如果只知道懺其前愆，而不知道悔其後過，以致前罪還沒有消滅，後過又產生了，那就不是真正的懺悔。當一個人出現了後過，就代表懺悔不夠徹底；要真正的將以前的罪過懺除掉，就必須要能夠真正的悔其後過，也就是相同的過錯不再重複續犯。當一個人可以不二過的時候，就可以說已經完全懺除前過了。俗話說「過去種種猶如昨日死，未來種種猶如今日生」，所以懺悔能夠使人改過自新，重新做人。

學佛不管是聖道門或淨土門，也不管是哪個宗派，都要懺悔。淨土法門，也要懺悔，也要有懺悔的心，而且懺悔的心反而是一輩子都不能缺的，只是在方式上不同。從結論上來講，淨土法門是以「信受彌陀救度」為懺悔的心情，以「專稱彌陀佛名」為懺悔的行法，除了這個以外，我們是不另外依靠的。（待續）

淨土宗之特異現象

文／釋智隨

一、淨土宗現象大觀

淨土宗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也是一大藏教極力指歸之處，更是一切眾生究竟解脫之道，乃至十方諸佛讚歎之法。依彌陀本願而立宗，以淨土三經為正依，以專稱佛名為正行，以往生報土為果益。因其易行功高，普利凡聖，自曇鸞開創、道綽承繼、善導大成以來，即成為中國佛教影響最深遠、信仰最普及、利濟最宏深的一大宗派，所謂「家家彌陀，戶戶觀音」之史實，即是一客觀真實反映。

而專宗持名、諸佛證誠的《阿彌陀經》，則成為佛門課誦中每日必誦、人人皆知的一部經典。大說本願、特留此法的《無量壽經》，則成為法門常久住世、度苦眾生之一大聖訓。如此種種，皆一一顯示彌陀願力「我至成佛道，名聲超十方，究竟有不聞，誓不成等覺」之真實不虛。

既為一大宗派，又有如此影響，其教理體系理應普為人遵，人所共學，一貫明瞭。但反觀淨土門內，其教典與行法極為普及，而教理影響卻並未與之匹配。淨土教理之研習，反不如他宗之一貫承傳不絕。他宗之發展，教典誦讀、教理研習、行法落實等多一致並進。淨土教理研習則遠不如教典與行法之普及，甚至有極不相應之處，曲解誤解甚多。

不但他宗行人於淨土開宗立教之傳承體系、系統完善之教判基石、組織規範之行門儀規等，所知有限，乃至淨業行人亦知之不詳。以至於普遍認為淨土宗並無特別教理，亦無傳承法要。故多只知其行持簡易的一面，視為老太婆的宗教，愚夫愚婦的信仰。（不過，也只有易行的淨土一門，能成為老太婆、愚夫愚婦的信仰。）

以此之故，一句彌陀名號雖普

行天下，然此名號的由來、意義、功德、利益等，卻並非普為人知，乃至諸多弘傳研究者，亦難盡其詳。本可「聞其名號，信心歡喜」，因不知其要，不得其益，故聞名者多，歡喜者少。易行易往之道，反成難修難入之法，即如佛之嘆言：「易往而無人」。

故淨土信仰看似極為普遍，而淨土義理並未深入人心。於常人而言，除了籠統知道念佛往生西方淨土之一大方向外，於淨土教理並無太多實質的瞭解，甚至有諸多誤解。乃至很多虔誠念佛之人，對淨土之是否確有、念佛之能否往生、彌陀之是否來迎等，多少皆有一絲疑慮。真能「如是我聞，依教奉行」者，恐不多見。

理路不清，信疑夾雜，行法不定，可謂絕大多數信仰者之現狀。稍微深入瞭解淨土之古今著疏者，又會驚異發現，自古以來，淨土理論即眾說不一，紛紜繁雜，讓人莫衷一是。

縱觀淨土宗於中國之歷史發展，可謂最為絢麗壯觀，亦可謂最為奇特怪異：

既最為簡易，又極為幽深；
既最為普及，又極為陌生；
既最為人讚，又最多誤解；

既獨立成宗，又寓於諸宗。

如是種種，言語難盡。於諸宗之中，唯有淨土宗有如此特異現象。

二、何故有此特異現象

淨土宗何故會形成如上之種種怪異現象？何故本極簡易之法讓人如此難以觸摸？詳觀淨土教理及發展歷史，即知其有諸多因素，須一一辨之，明其根源。概而論之，大要有四。

（一）就淨土教理而言

淨土宗行法雖極簡易，但義理至為幽玄，以彌陀本願他力救度為信仰根本，此乃果地至極圓滿之教，是一代時教中最為特別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如《大經》所說：

聲聞或菩薩，莫能究聖心。
二乘非所測，唯佛獨明瞭。

其至極究竟之理，卻表現於極為簡易之法，所謂「十方眾生，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故只要信佛本願，專稱佛名，即可決定往生西方淨土，圓成無上佛道。淨土三經詳明此要，共彰其理，所謂「執持名號」「一向專念」等皆是經典明言。

因三經對機有別，攝化有異，彼此互補互證，共成一大攝化。如是本為一普遍信仰之法，若未深入淨土三經，於義理不甚明瞭，則終難徹底捨棄自力我執，一心仰靠彌陀他力救度。佛於《阿彌陀經》中自嘆「難說難信」，自有其由。普通行人，若無智慧明辨，若無殊勝法緣，若無善友引導，若無宿世善根，於此簡易而深妙、平常而奇特之法，多難以一窺其妙，一信到底。如《阿彌陀經》雖流通極廣，讀誦者多，然因缺少系統理論的認知，故於「善根福德」「一心不亂」「心不顛倒」等幾句簡單而重要之聖言曲解甚多，以致於愈加難信矣。

又，淨土三經雖並行於世，然三經文義最難通解。既有一向專念之要旨，又有諸行迴向之明文；既有他力強緣之至教，又有自力諸行之歸勸；既有唯除五逆之抑止，又有五逆得生之攝取；既有九品往生之善說，又有平等一味之妙義。

如是本身即彼此有異的眾義，並說於三經之中，知見紛紜，似乎本有

其根源。如何通觀三經，如何善解佛意，自非常人所能。經中雖極力彰顯他力易往之道，卻又有易往而無人之感嘆；佛雖自嘆難說難信，卻又無問而自說；乃至慈悲哀愍，特留此法。佛意高深，聖心難測。視淨土無有教理者，顯然未深觀淨土，抑或因其教理之深廣難解，以至於不求甚解，但守一句名號，以作得度之舟。（若是普通行人，則無妨如此；若心不老實者，則易滋生歧義，受外緣影響。）

又淨土三經之義理已極深廣難解，於三經之外，更有諸多大乘經典以聖道種種行法導歸極樂，勸說往生。如《華嚴經》《法華經》《楞嚴經》《藥師經》《般舟三昧經》等，如是更增知見之困惑。他經雖非淨土之正依，然其影響所在，亦導致眾說紛紜。

正由淨土有正說有傍說，有深說有淺說，有實說有權說，既獨立成宗，又貫穿於一代時教；既有別於諸法，又融貫於諸法。是故有時如同朗月高懸，眾目可見；有時又如雲中月影，難睹其真。因所依不同，所見有別，故眾說不一，在所難免。所謂「佛以一音說法，眾生隨類各解」是也。



阿彌陀聖眾來迎圖 鎌倉時代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二）就淨土歷史而言

淨土宗自隋唐開宗立教以來，本有義理並未一以貫之地傳承不絕，受別解別行、異見異執的影響，真正易行普被之法時隱時顯，未能貫穿始終，故一般人很難在諸多異說中分辨真偽，善加取捨。造成如此原因，有其歷史因緣。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是佛教義理發達之時，亦是諸宗建立之時，北魏之曇鸞、隋唐之道綽、唐朝之善導，三位祖師正依淨土三經，遠承印度龍樹、天親的淨土思想，相繼開顯、獨立、大成淨土教法，建立起一宗完善之教理體系及行門儀規，於他宗對淨土的異說，皆極力楷正，歸於正道。

諸如極樂是報是化、九品是凡是聖以及別時意趣等諸多根本法義，皆極盡其詳以論之。尤其大成淨宗的善導大師，彌陀示現，楷定古今，使淨土宗教理、行儀大彰於世，淨土一法自此獨立成為一大宗派。淨土宗自善導開宗以來，因其教理之優勝（果地佛境）、行法之簡易（專稱佛名）、利益之橫超（齊入報土），致使於唐代得以普遍弘傳，以至滿城長安，斷肉念佛。

有了獨立的教理體系及特別之簡易行法，淨土宗本可乘勢興化，盛傳於世。然唐武宗及周世宗興起的兩次法難，破壞了整個佛教的發展勢頭，各個宗派皆受極大影響，淨土宗亦未倖免於難。開顯、獨立淨土宗之重要典籍如曇鸞大師《往生論註》、道綽大師《安樂集》、善導大師《觀經疏》等，於唐末盡皆失傳，一宗完善之教理體系轟然崩塌（他宗如唯識、三論、天臺、華嚴、律宗等亦多如此）。

自此以後，淨土宗除念佛之行法得以延續不絕外，隋唐建立起來的理論體系如難易二道、聖淨二門、要弘二門、正雜二行等系統判教幾近於無。本願稱名、凡夫入報之相關法義亦皆失傳。後來祖師在諸宗融合之大勢下，在詮釋淨土經典時，多依附他宗教理體系作融通善巧之釋，使淨土之法得以相對保全其行持之優勢而融合發展。直至清末民初，諸多散失教典如《往生論註》《安樂集》《觀經疏》等從日本請回，為印祖所極力推崇流通，這一歷史狀態始有所改變。此一客觀因素，致使淨土義理於千餘年之發展史中，顯得零散無序，融混難辨，常人自然難以詳知其要。

（三）就融混趨勢而言

隋唐時期，為諸宗建立之時，各自獨立發展，義理清晰明瞭，不相混雜。中唐以後，或因各宗派之偏於自我獨立，門戶情見滋生，整個佛教發展又呈融合之勢：於外而言，有內外相通、三教相融之勢；於內而論，有禪教相通、三學同源之說。在融合之大趨勢下，促進了宗派之間的交融會通發展，佛教呈現大一統之勢。然在此融合過程中，他宗無論如何圓攝融通諸說，盡皆感知自力解脫之艱難，是以無不歸於易於成就之淨土。

諸宗會歸淨土，本顯示了淨土之優勝。然此一會歸，亦導致禪、教、律等他宗教理齊聚一堂，共闡淨土，致使融通之理念盛極一時，因淨土宗本有祖典之失傳，導致自身理論之缺失，淨土宗反有寓於諸宗之嫌。以此之故，宋明以來之淨土理論，最為博雜，眾說不一。

以禪融淨者，視西方淨土為唯心淨土、阿彌陀佛為自性彌陀，主張以淨心為要，心淨則土淨。

以教解淨者，則重中道實相、闡一心三觀、開事理一心、論四土之別等諸多融會之理。

凡此諸類，即是諸宗依附於淨土

而又反客為主之一特異發展。融合之目的，本在於消融彼此之間的嫌隙，曲順他說，化他歸己。就方便攝化而言，功莫大焉！若就他宗之間而言，融合尚無不可，以皆重自力解脫故，義理本多相通，所謂禪教一致、三學同源之說，即本於此。

然重自力之聖道與重他力之淨土融合，則偏重於義理之會通，導致一味求同（曲同於他），避談其異，淨土宗本有易行普被之特點被沖淡，乃至他力本願之根本要旨，更被自力修證之諸法所取代。他力佛度之法，曲成自力自度之教；簡易普及之法，反成幽玄難解之道。此一「合理」性之闡釋，雖無不可，以「總持」之法，本即總一切法、持一切義故。但於淨土而言，此一「巧」釋，則是對淨土本義之致命傷，即如印光大師所言，以「橫超法」作「豎出用」，以「通途法門」論「特別法門」也。

以此之故，宋明以來，多有「教宗般若，行歸淨土」「教宗天臺，行歸淨土」「教宗賢首，行歸淨土」等諸說。原本是他宗依附淨土，反而導致淨土寓於他宗，以至於有「淨土無教」或「淨土非教」之感，淨土宗徒有一簡易行法為大眾所認可、共遵。行法大彰，教理反隱，淨土宗被他宗

所異化，看似豐富了淨土之理論，實則失去了本有之光芒，可謂處於極為尷尬之境地。故明末蕩益大師有「淨土一法，有名無義久矣」之感嘆，並力判「橫豎二途」之別，提倡「信願往生」之旨，別重「專稱名號」之行，開顯「同居圓淨」之妙，極力欲脫融混之弊，以淨土教法乃果地之法，「教網所不能收，剎網所不能例」故。至此，淨土宗有了峰迴路轉之機、柳暗花明之兆。

至清末民初，散失千餘年之曇鸞、道綽、善導一脈著疏回流，印光大師慧眼獨具，廣讚流通，並承其大旨，力說「特別法門」與「通途法門」之迥異，明闡「專修念佛」與「雜修諸行」之得失，淨土宗他力本願之旨始有回歸中興之勢，融合之態勢，自此而有所改變。

然由唐末至明清以來，此一融合過程，歷時漫長，影響深遠。其「得」在化他歸己，其「失」在曲己順他（「失」成其「得」，不得已而為之）。善觀時節因緣者，即知此乃歷史之使然，淨土宗即在此曲申之間，隨意化度，巧成佛事！然此一融合時期形成之諸說，波及於今，導致淨土理論之混雜難分。

（四）就祖師定位而觀

中國淨土宗自隋唐興起，即迅猛發展，影響深遠。但早期並無祖師之說，一任自然，隨意學修，顯其簡易普及，無人不堪。如印祖所云：

淨土法門，絕無口傳心授之事。
任人於經教著述中自行領會，無不得者。

直至他宗各自建立統一的法脈傳承後，始波及於淨宗。而最早為淨土宗訂祖位者，亦非淨土宗人，乃是南宋時期天臺宗人宗曉、志磐。此二人在為他宗立祖之時，兼為蓮社立祖，形成早期的六祖、七祖之說。至清朝中葉，志磐所立七祖說始為淨業行人所普遍認同，並遞增蓮池、蕩益而形成九祖說。後更增推截流、省庵、徹悟及近代之印光，始發展而成十三位祖師。其定祖標準，以「同修淨業，功高德盛」為準。

實際上，自古以來，同修淨業、功高德盛者，遠不止十三人。如大有功於淨宗的曇鸞、道綽，本有重要的理論建樹，亦開稱名念佛之先河，並被收入諸多高僧傳、往生傳中，反未入十三祖之列，此亦可謂淨土宗特有之一怪異也。（他宗定祖，無不從創宗有功之人士開始。）

曇鸞、道綽雖未入祖師之列，並不妨礙其為祖師。如曇鸞大師本身即有「四論之祖」及「肉身菩薩」之譽。又，集淨土大成之善導，實承傳於二者之法脈而大成之。故所謂「善導思想」，實含攝二者於其內，三者齊備，始為一系統完善之體系，亦為集大成之義蘊所在。以此之故，十三祖擴而充之，即成十五祖矣。於今二者雖無其名，不礙其實，足可為淨業行人之師法模範。

二者於淨土宗理論之建樹、弘化之偉業，早為世人所共識。如印光大師在力推十二祖之餘，於曇鸞、道綽亦極力讚揚。讚曇鸞「乃不測之人」「深得佛心，具無礙辯」，其《往生論註》「妙絕古今」「洵足開人正智，啟人正信，乃淨業學人之大導師」；讚道綽「乃出格高僧，專弘淨土」「一生講淨土三經近二百遍，可知一年之中當講四五遍。不以繁重為忌，唯期人各悉知。」因道綽大師於日念七萬佛號之餘，講行並施，以致「人各招珠，口同佛號；每時散席，響彌林谷」，足見其自行之精勤、化他之普廣，豈不可為後人之師也！

若單從一宗的確立標準而言（宗經、判教、立行、傳承等因素），曇鸞實堪為中國淨土宗之初祖，道綽承

之則為繼祖，善導大成則成開祖（大開一宗故，或可稱宗祖）矣。此三位祖師一脈相承（若加上印度的龍樹、天親，則成五祖說），實為淨土立宗之本，如今已為有識者所普遍認同。

反觀淨土宗十三祖師之定位，與前五祖說有別，非前後相承，只是後人依不同時期「同修淨業，功高德盛」者而推選之，其內在並無義理相承之必然關係。

如早期之慧遠，啟建蓮社，大啟信仰之門，所修則以禪觀為主，依般若舟三昧而行；

開宗之善導，則正依三經教，廣開淨土門，以彌陀本願為宗，以專稱佛名為行；

宋初之永明，則融會諸說，開禪淨雙修一路，主萬善同歸之旨；

明時之蓮池，則依華嚴體系（兼帶禪宗）別釋淨土，標易行於玄門，明徑中之徑路；

明末之蕩益，則偏天臺教綱詮釋淨土，宗信願專稱一法，顯至頓至圓心要；

清時之徹悟，則主依於禪，兼融於教，力顯伽陀之圓旨；

近代之印祖，則博採古之眾長，



《阿彌陀佛會圖》朝鮮時代 1831年 絹本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偏歸他力本願，力勸專修念佛。

觀此即知，十三位祖師，異時同化，各有其功。所謂「同修淨業，共願往生」是其大同之處，亦是淨土以「願生為宗」之根本所在。

十三祖的確立，雖似建立了一「道統」傳承，為淨業行人樹立起一師法模範，然細觀時節因緣及各自所主，即知前後並無承傳關係，甚至教

理行法各異，更有相差甚遠者。可見淨土宗雖有十三祖之擬定，並未形成一貫之義理，如是自然造成淨土理論之眾說不一，為學修者造成諸多困惑。此亦正是十三祖說但取大同、不計差異之所致。因「功高德盛」之影響，共成「同修淨業」之良導，自不失為淨宗祖師。雖「同修淨業」，以顯淨宗要旨；然如何修持淨業，則各異其趣。時節因緣不同，教理的認知

與行法的選擇，亦各有不同。

於教體而言，有重他力者，有偏自力者，有二者兼有者。

於行法而論，有重心性者，有偏觀想者，有宗持名者，有主萬善同歸者。

就同宗持名而言，亦有專主持名與正助兼修之別、兼含自力與全仗他力之異。

凡此種種，難以一概。就其大方向而言，以「教依他力，行重稱名，證於往生」為主線，為大同，為普遍所遵。是以於十三祖，當觀其同而知其異，知其異而趨其同，則可得其髓而免其失。

十三祖之說雖早普及於世，為淨業行人樹立一依學之標準。但於常人而言，亦多只知其名，鮮知其實。何況十三祖之間法義又非完全一致，如何抉擇，實為至難，唯在各人自行取捨（大體而言，既可綜觀諸說，比對取捨；亦可專依一說，直取心要。前者需有法眼抉擇，後者則較省心省力）。

前於各祖之粗略比對，只是概說，依其所主而論。比較而言，善導、蕩益、印祖思想，影響較為深

遠，亦多趨於相近，契於機理，最易得益，而善導尤為核心人物，證悟甚深，是集淨宗大成者，亦為實際開宗人，更為彌陀化身。其教法本有一內在傳承體系（如同他宗的血脈傳承），即遠承印度的龍樹、天親，近承中國的曇鸞、道綽。

此一法脈，可謂正依三經而立宗，有判教體系，有行門儀規，義理清晰，思路明瞭。一入其中，即可撥雲見日；迴觀諸說，如觀掌中紋路。因歷史的原因，此一法脈唯唐時大興，後即失傳（就教理體系言其失傳，稱名之行法則傳之不絕），故少為人知，唯其影響所在，及少許法語流傳，故後人無不讚仰依止，力主稱名一行，保全行法之不絕。印祖有幸得見其《疏》，並極力流通弘讚，其理始乃重光於世。近來則漸為普及，廣為人知矣。

以上內外諸多因素，導致淨土之說極為豐富而又極為混雜，極為簡易而又極為艱澀，極為普及而又極被忽略。非深入淨土宗正依經典及歷代祖師之論著，實難探明其究竟。普通常人，受眾多不同知見的影響，自然難免疑慮叢生，信仰亦自難以完全確立不移。🙏

隨喜—— 變「他的」為「我的」

文／釋淨宗

別人栽一棵樹，我能欣賞讚歎，這棵樹就等於是栽的，也是我的。

樹都長在地球上，何必指定哪一棵是我栽，哪一棵樹是他栽呢？

對世間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應抱有這種欣賞心，成功不必在我，有一人成功即一切人成功，這便是隨喜功德。

隨喜之所以有功德，且快速積聚廣大功德，因為法界是緣起的。

隨喜時，我們打破了自我封執的心，融入法界緣起，沒有彼此之分，「他的」就是「我的」。



人身難得之喻

輯／釋慧淨

一、高山垂線穿針

《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纖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中有旋嵐猛風吹縷，難入針孔。人身難得，甚過於是。」（同《法苑珠林》卷三一）

二、盲龜浮木伸頭

《雜阿含經》四〇六：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大地，悉成大海；有一盲龜，壽無量劫，百年一出其頭，海中有浮木，止有一孔，漂流海浪，隨風東西。盲龜百年，一出其頭，當得遇此孔否？」

阿難白佛：「不能。世尊！所以者何？此盲龜若至海東，浮木隨風，或至海西；南北四維，圍遠亦爾，不必相得。」

佛告阿難：「盲龜浮木，雖復差違，或復相得；愚癡凡夫，漂流五趣，暫復人身，甚難於彼。」（《大正藏》第二冊108頁）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純陀品第二：

生世為人難，值佛世亦難。猶如大海中，盲龜遇浮孔。（《大正藏》第一二冊612頁）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一，高貴德王菩薩品之二：

人身難得如優曇花，我今已得；如來難值過優曇花，我今已值；清淨法寶難得見聞，我今已聞。猶如盲龜值浮木孔。（《大正藏》第一二冊742頁）

三、光壁撒豆難留，針尖堆豆不存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純陀品第二：

芥子投針鋒，佛出難於是。（《大正藏》第一二冊612頁）

從兜率天投一顆芥子到閻浮提的針尖上，來譬喻佛法難聞。

《宗鏡錄》卷第二十六：「圓宗罕遇，若芥子投於針鋒；正法難聞，猶盲龜值於木孔。」（《大正藏》第四八冊562頁）

四、爪土及大地土

《雜阿含經》卷一六，四四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以爪甲擊土已，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爪甲上土為多？此大地土多？」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甲上土甚少少耳，此大地土甚多無量，乃至算數譬類不可為比。」

佛告比丘：「…

如甲上土，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生人中者亦如是。

如大地土，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者亦如是。如地獄，如是畜生、餓鬼亦爾。

如甲上土，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生天上者亦如是。

如大地土，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者亦如是。如地獄，如是畜生、餓鬼亦爾。

如甲上土，如是眾生，人道中沒還生人道中者亦如是。

如大地土，其諸眾生，從人道中沒生地獄中者亦如是。如地獄，如是畜生、餓鬼亦爾。

如甲上土，其諸眾生，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亦如是。

如大地土，其諸眾生，天上沒生地獄中者亦如是。如地獄，畜生、餓鬼亦如是。（《大正藏》第二冊114頁）

五、七佛以來猶為蟻子

《賢愚因緣經》須達起精舍品第四一（摘）：

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須達手自捉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

時舍利弗，欣然含笑。

須達問言：「尊人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

即借道眼。須達悉見六欲天中嚴淨宮殿。

問舍利弗：「是六欲天何處最樂？」

舍利弗言：「下三天中，色欲深厚。上二天中，憍逸自恣。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

須達言曰：「我正當生第四天上。」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唯第四天宮殿湛然。

復更從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

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對曰：「已見。」

時舍利弗語須達言：「汝於過去毘婆尸佛，亦於此地為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尸棄佛時，汝為彼佛亦於是中造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

生。毘舍浮佛時，汝為世尊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拘留秦佛時，亦為世尊在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是蟻子亦於此中生。拘那含牟尼佛時，汝為世尊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迦葉佛時，汝亦為佛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乃至今日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為要，不可不種。」

是時須達，悲憐愍傷。（《大正藏》第四冊418頁）

六、八萬劫後未脫鴿身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舍利弗因緣第一六（卷第一一）：

佛在祇洹住，晡時經行，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逐鴿，鴿飛來佛邊住，佛經行過之，影覆鴿上，鴿身安隱，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舍利弗影到，鴿便作聲，戰怖如初。

舍利弗白佛言：「佛及我身，俱無三毒，以何因緣佛影覆鴿，鴿便無聲，不復恐怖？我影覆上，鴿便作聲，戰慄如故？」

佛言：「汝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汝影覆時恐怖不除。汝觀此鴿宿世因緣，幾世作鴿？」

舍利弗即時入宿命智三昧，觀見此鴿從鴿中來，如是一、二、三世，乃至八萬大劫，常作鴿身；過是已往，不能復見。

舍利弗從三昧起，白佛言：「是鴿八萬大劫中，常作鴿身；過是已前，不能復知。」


佛言：「汝若不能盡知過去世，試觀未來世，此鴿何時當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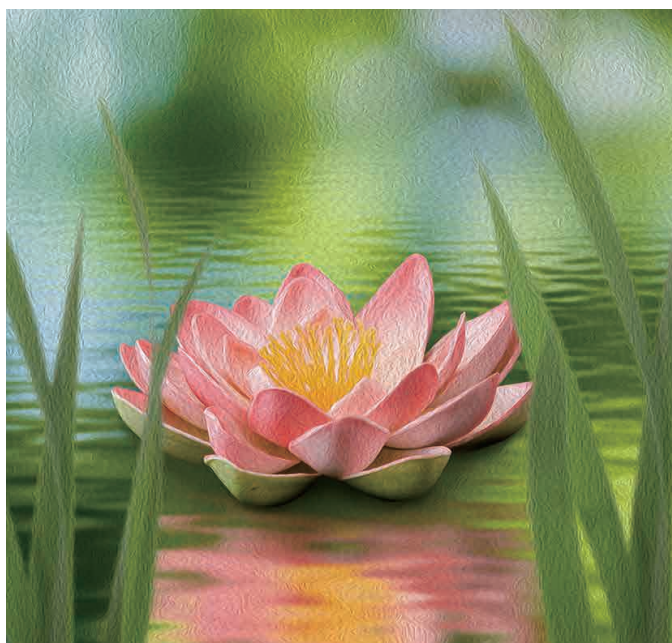
舍利弗即入願智三昧，觀見此鴿，一、二、三世，乃至八萬大劫，未脫鴿身；過是已往，亦不能知。從三昧起，白佛言：「我見此鴿從一世、二世、乃至八萬大劫，未免鴿身；過此已往，不復能知！我不知過去、未來齊限，不審此鴿何時當脫？」

佛告舍利弗：「此鴿除諸聲聞、辟支佛所知齊限，復於恒河沙等大劫中常作鴿身，罪訖得出。輪轉五道中，後得為人，經五百世中，乃得利根。是時有佛，度無量阿僧祇眾生，然後入無餘涅槃。遺法在世，是人作五戒優婆塞，從比丘聞讚佛功德，於是初發心，願欲作佛。然後於三阿僧祇劫，行六波羅蜜，十地具足，得作佛，度無量眾生已而入無餘涅槃。」

是時，舍利弗向佛懺悔，白佛言：「我於一鳥尚不能知其本末，何況諸法！我若知佛智慧如是者，為佛智慧故，寧入阿鼻地獄受無量劫苦，不以為難。」

如是等，於諸法中不了故問。（《大正藏》第二五冊138頁）

《梵網經菩薩戒序》：「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大正藏》第二四冊1003頁）



淨土宗 小常識

● 厭穢欣淨

《小經》言：

「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觀經疏》言：

「諸佛出世，種種方便，勸化眾生者，不欲直令制惡修福受人天樂也；人天之樂，猶如電光，須臾即捨，還入三惡，長時受苦。為此因緣，但勸即令求生淨土，向無上菩提。是故今時，有緣相勸，誓生淨土，即稱諸佛本願意也。」（《淨土宗聖教集》五七四頁）

《往生論註》言：

1. 凡夫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是故名不實功德。
2. 三界是虛偽相、污染相、顛倒相、破壞相、輪轉相、無窮相。
3. 三界是生死凡夫流轉之暗宅。
4. 三界是有漏邪道所生，長寢大夢，莫知希出。

《法華經》言：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

《無量壽經》言：

「設有大火，充滿三千大千世界，要當過此，聞是經法，歡喜信樂，受持讀誦，如說修行。」

《印光大師文鈔》言：

1. 世間善業，不出輪迴；若對信願具足之往生淨業，則彼善業，仍屬惡業。
2. 當須發決定心，臨終定欲往生西方。且莫說碌碌庸人之身，不願更受，即為人天王身，及出家為僧，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大宏法化，普利眾生之高僧身，亦視之若毒荼罪藪，決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
3. 修行用功，原為了生死。故凡學佛，必須先為了生死；生死不了，危險太大；輪迴未出，難免墮落。努力今生，以了生死。
4. 來生做人比臨終往生還難，不生西方將來必墮惡道，生西利益比得道利益更大。
5. 欲利他先須能自利，若非自己能先出生死，何能度彼生死眾生；自己在苦海中未能出，何能遍救苦海之人。
6. 求生西方方能宏法利生，任運度眾，自在無礙。
7. 只怕不成佛，不愁佛不會說法度眾生。
8. 如神龍一滴水，遍灑天下。不是真龍不入海。

● 成佛度生之極則

印光大師說：

九界眾生離此法，上不能圓成佛道；

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

九界（三聖六凡，除佛界，自菩薩界至地獄界）的眾生，如果離開「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的淨土法門，就不能圓滿成就佛果；十方諸佛也是一樣，離開了這個法門，也不能普遍地救度十方眾生。🌀

淨土 | 釋疑·專文

《淨土三經》是佛陀出世本懷嗎？

問：佛法廣大無邊，天臺智者大師曾依所應根機、環境的不同，而把一代時教判分為五時：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法華涅槃時。若依上述，出世本懷的淨土經典說於何時？能說是出世本懷之教嗎？

答：一、《觀經》說時

《觀無量壽經》從其內容來說，是阿闍世太子殺害其父頻婆娑羅王而就王位的那一年所說的經。但阿闍世太子是何時殺父而就王位呢？這在《善見律毗婆沙》卷二記載：「阿闍世登王位八年，佛涅槃。」

又《摩訶班沙》（Mohāvamsa）II-31（P.T.S. p.15）也說：「彼（頻婆娑羅王）統治五十二年之久。在與勝者（如來）會見之前，已經統治了十五年。之後，彼王在位三十七年。頻婆娑羅王之子阿闍世，想殺其父王，這是一個大逆無道的人，他則統治三十二年。阿闍世王在位第八年釋迦牟尼佛入滅。之後彼阿闍世王統治二十四年。」

從這些文獻可知阿闍世太子是釋尊入滅前八年即位的，亦即在這時說《觀經》。

又《大涅槃經》〈訶葉菩薩品〉言：「阿闍世太子即位三個月後，釋尊入滅。」依此推測，《觀經》可說佛入滅前三個月所說的。但此《涅槃經》之說，從各方面來考察是錯誤的。

不論如何說，《觀經》是釋尊入滅八年前，即七十三歲時在耆闍崛山說《法華經》之同時所說的。

二、二經同時論

(一)、《觀經》說到釋尊從耆闍崛山消失而降臨王宮的事。當時釋尊在耆闍崛山說經，所說的就是那有名的《法華經》。自古以來有所謂《法華經》與《觀經》同時說法之說。怎麼知道這兩經是同時開講的呢？有兩個理由：

(1) 根據《善見律毗婆沙》《摩訶班沙》，《觀經》是釋尊入滅前八年所說的，這是很明顯的事。

《法華經》說法的時期，根據天臺宗的論據，是在佛滅前八年以後。在《法華經》稍前所說的《無量義經》第一〈德行品〉中有「四十餘年，未顯真實」一句話。從這話可以知道，《無量義經》是成佛四十餘年之後說的。又據《法華玄義釋籤》卷十、《鎮西名目問答奮迅鈔》卷二、《教時評》等的記載，菩提流支三藏也在《法界體性論》（或《法界性論》）（散逸經典）中說：「佛成道後四十二年說《法華經》。」如果佛成道時是三十歲，七十二歲時開始《法華經》說法。也就是八十歲入滅的八年前起。所以《法華經》及《觀經》都是入滅八年前的說法，也就是同時說法。

(2) 再從《法華經》內容來推測。《法華經》第二十三〈藥王品〉中說：「若有女人，聞是經典，如說修行，於此命終，即往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眾圍繞住處，生蓮花中。」這雖然是在舉出聽聞〈藥王品〉的利益，但是可以想像，在說此品之前釋尊已經在王宮中說過《觀經》，為韋提希夫人及五百侍女們開示了往生極樂世界之道。之後，返回靈山說藥王品時，又再講述《觀經》中說過的女人往生的道理，即所謂「即往極樂世界」。由此來看，《觀經》的說法稍早於《法華經》的〈藥王品〉。如果這個推想沒錯，二經同時說法就是真實的了。

(二)、這個問題之確定與否，與「出世本懷論」有很大關係。所以常被提出來討論，這一點要特別注意。《法華經》的崇拜者認為《無量義經》以前的經是「四十餘年未顯真實」，都是方便上所說的，不是



出世本懷，因此主張《無量壽經》也不是出世本懷經。然而，《觀經》與《法華經》是同時說法，《觀經》的內容又與《大經》內容一致，所以《大經》不是未顯真實之經，反而是「出世本懷經」。《大經》之是否為「出世本懷經」，與二經同時說法之是否成立，關係重大，所以有需要在這裡特別說明。

再者，《阿彌陀經》又是與《涅槃經》同時所說的經，同樣也是真實之教。

總之，淨土三經不但是真實之教，更是出世本懷之教。🌸

從信仰猶太教和印度教、 修行禪宗到皈依淨土

EMBRACING PURE LAND — VIA JUDAISM, HINDUISM AND CH'AN

文／Householder Jingqian (Steve Greenberg) 淨謙居士

按語：

來自美國康涅狄格州克倫威爾的史蒂夫·格林伯格，是近期皈依善導大師淨土思想的國際蓮友。正如很多其他外國蓮友一樣，他也歷經了漫長的求法之路，最終走入了純粹的淨土法門。

史蒂夫皈依慧淨上人，法名「淨謙」。以下是他的修行經歷。

Editor's comment by Householder Jingtū :

The latest international Dharma friend to take refuge with the pristine Pure Land lineage of Master Shandao is Steve Greenberg of Cromwell, Connecticut, USA. Like so many others, he came to our tradition after a long spiritual journey, seeking a karmically compatible path of personal practice.

Steve is now Householder Jingqian (淨謙, or "Pure Modesty"), after taking the Precepts with Master Huijing. Here is his story:

.....

I was born into a conservative Jewish family. Even at an early age the God of the Old Testament seemed petty and vengeful to me.



The religious role models given to me were not the kind of people I wanted to emulate. They were pious in the temple, but angry and bigoted in daily life.

我出生在一個保守的猶太家庭。從小時起，我就感到《舊約》中的上帝是那麼心胸狹隘、報復心重。那些所謂的宗教楷模，並不是我想要效仿的人，他們儘管在神殿裡虔誠有加，但在日常生活中卻脾氣暴躁、偏執不化。

Even in my early teens I was questioning the meaning of life. Reading *Autobiography of a Yogi*, by India's Paramahansa Yogananda, opened an entirely new way for me to view God, rebirth and my purpose in the world. I joined the Self-Realization Fellowship, which taught me meditation and Hindu philosophy. The transcendental states and all-pervasive love seemed to be the answer. I pursued the practices diligently -- yet felt no different.

我在十幾歲的年齡，就開始質疑生命的意義所在。通過拜讀印度上師帕拉宏撒·尤迦南達所著的《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我開始重新審視上帝，認識輪迴轉世，探究我來這個世界的目的。為此，我加入了「自明友誼會」，在那裡學習冥想和印度哲學。一時間，似乎達到超自然的境界和無所不在的愛，就是生命的最終意義。我在這條路上，不斷精進地修行——然而卻感受不到有什麼變化。

The books of Zen Master Thich Nhat Hanh and D.T. Suzuki introduced me to Buddhism. The Buddha's teachings on wisdom, compassion and the end of suffering touched me deeply. I first took the Precepts in Thich Nhat Hanh's Order of Inter-Being. Practice, practice, retreats. If only I can stay mindful, the end of suffering is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Yes, at times I could be mindful; but, try as I might, it wouldn't last. Am I totally flawed, spiritually? Where do I go now?





帶我走進佛門的，是一行禪師和鈴木大拙的著作。佛陀有關智慧、慈悲和離苦的教義深深觸動了我。於是，我在一行禪師的相即共修團皈依受戒。我努力地修行，但又敗下陣來。我知道，只要保持正念覺照，證得苦滅便指日可待！是的，有些時候，我確實能夠生起覺照，但儘管我傾盡全力，覺照總是不能持續。我是不是不可救藥了？我該何去何從？

Near my home a Jodo Shinshu sangha was meeting. At first all the chanting and talk of faith reminded me too much of Judaism. But, something kept drawing me back. The courses were mostly generic modernist Buddhism. There was talk of other-power, nembutsu (reciting Amitabha's name) only said in gratitude, and True Entrusting. True Entrusting was supposed to be a gift from Amida (Amitabha). But how come even the teacher and more experienced students hadn't received it?

一次，一個淨土真宗教團，在離我家很近的地方召開法會。起先，法會上的所有唱誦以及有關信心的宣講，都令我太多地回想起猶太教。但是，有些東西還是不斷地吸引著我。講法的內容，主要是一般性地介紹現代佛教。其中談到他力，談到念佛（稱念阿彌陀佛名號），但念佛僅僅是為了仰謝佛恩，還談到真實歸命。所謂真實歸命，應該是阿彌陀佛賜予的「禮物」。但為什麼連講法的老師以及長期修行的弟子都還沒有收到「真實歸命」這個禮物呢？



So, as is my way, I took Pure Land courses and was especially drawn to the amazing wisdom and deep compassion of Masters Honen and Shandao. The Pure Land path has three pillars: faith, vows and practice. Practice was missing from Shin.

我是個喜歡追根究底的人，所以報名參加了淨土宗的法義課程。善導大師和法然上人那驚人的智慧和深切的慈悲心，使我受到強烈的震撼。淨土法門以信、願、行作為往生淨土的三資糧，而其中的「行」，卻在真宗的修持中遺漏了。

A friend told me about the Pristine Pure Land path of Master Shandao. What struck me were the teachings' clarity on practice and its karmic effect: Rebirth is guaranteed. There isn't the equivocation I wrestled with in other schools of Dharma. I am undeniably a foolish being of blind passions and I know through my lack of progress in more self-power-reliant approaches that I cannot reach the Pure Land without Amitabha's boundless compassion and deliverance.

一個朋友告訴了我有關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和純粹的淨土法門。讓我深受打動的是：淨土法義明確強調稱名一行之重要性，並指明了稱念名號的殊勝果報：往生業成。與其他法門不同，淨土法門沒有絲毫的模稜兩可。我本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愚癡凡夫，被無明煩惱纏縛身心。在自力修行的法門中，曾經寸步難行。我深刻體會到，如果沒有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我根本不可能往生到淨土。

So here I am. I have taken the refuge in the pristine Pure Land lineage and am now Householder Jingqian. Thank you all for having me.

因此我來到這裡，皈依純粹的淨土法門。現在我是淨謙居士。感恩你們接受我。

Namo Amitabha Buddha!

南無阿彌陀佛！



專注、精進與持名念佛

Concentration and Effort in Amitabha-Recitation

文／Householder Jingxing 淨行居士

It's been over a month since my return from Vancouver, Canada, and my meeting with Master Jingzong, Householder Jingpu, and the Vancouver Amitabha-Recitation Association. I still find myself gleaning lessons and insights from the experience. One of these lessons concerns the nature of practice in the pristine tradition of Master Shandao, founder of Buddhism's Pure Land school.

加拿大溫哥華之行，與淨宗法師、淨普居士及溫哥華念佛會一別至今，已有月餘，但此行給我的啟示與法益，至今令我回味無窮。依照善導大師淨土教法，修行的本質應該是怎樣的，我終於在此行之中找到了答案。

As is the case with many Western converts to Buddhism, I have mostly been a lone practitioner, especially as a Pure Land Buddhist. Though I live relatively close to an urban center where a variety of Buddhist traditions are on offer,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is, thus far, noticeably lacking. This is to be expected; most Westerners who find the Dharma are drawn to self-power practices like sitting meditation, or the visualizations and empowerments of the esoteric schools. Indeed, I myself began my Buddhist journey as a practitioner of Zen (Ch'an), and that initial experience of a strict form and



regimented schedule would later inform my personal approach to the practice of Amitabha-recitation. Naturally, without a community of fellow Pure Land practitioners nearby to provide context, color and living examples of Dharma practice, it was almost inevitable that I was to be cornered by my own preconceived notions.

正如其他許多西方佛教徒一樣，我一直也是一個相對孤獨的修行者，尤其是皈依淨土宗之後。我居住的地方，距市中心較近，那裡活躍著各種佛教宗派，但淨土宗的念佛團體，實未曾見。這也屬預料之中，因為西方人接觸佛法後，大多會走入自力修行，如打坐冥想、密宗灌頂觀想等等。我本人的佛法修行，就是始於習禪。由於禪修在行法上有嚴格的程式和朝暮定課，我便認定佛法修行必都採用這樣的形式，在轉入念佛之後，依然抱持這種觀念不放。毋庸置疑，在缺乏同行善知識、缺乏共修環境和氛圍、缺乏榜樣力量的情況下，我固守著先入為主的修行觀念，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無所適從的困境。

Imagine my surprise, then, to have my expectations swept away by Master Jingzong and my new lotus friends of the Amitabha-Recitation Association in Vancouver! Where I had expected to find a fixed schedule and a uniform approach to reciting “Namo Amitabha Buddha,” I instead found a veritable buffet of styles and approaches. Master Jingzong alludes to this openness and flexibility in one of his recent teachings:

懷揣著種種期待，我來到了溫哥華，與師父和蓮友們的相聚，將我的所有疑慮掃蕩得一乾二淨，可以想見我當時有多麼驚奇。我原本希望此行可以幫我確定一個定課模式，找到統一的修持套路來念誦「南無阿彌陀佛」。然而目之所及，蓮友們的念佛風格與方法，式樣各異，不一而同。行法上的這種開放性與靈活性，恰在淨宗法師近期一次講法中有所揭示：





字／小魚

“Practitioners who recite ‘Namo Amitabha Buddha’ exclusively, without variation or any ego-driven effort, reach the core and essence of the entire Dharma ... They can practice in this manner because their meritorious roots have matured.”

(Excerpted from “A Pristine Dharma Path”)

「修學佛法以至於專持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念念不捨，捨一切自我用心，可知入一切佛法核心，得萬法精華……今日善根成熟，故能如此。」（摘自《純淨的佛法》）

Before I elaborate on how this teaching conformed with my observations and experience in Vancouver, let me briefly address the one element of Amitabha-recitation practice in the Shandao lineage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trict,” especially by newcomers: the emphasis on exclusive practice. For those new to this tradition, it might appear as if such emphasis issues from a predictable sense of sectarian superiority, or is used as a mechanism to ensure group conformity to a teacher. In truth, the Shandao lineage teaches that any Buddhist practice is, in principle, a Pure Land practice – so long as one transfers the merit of that practice towards rebirth in the Land of Bliss.



師父這一開示，與我在溫哥華的經歷完全契合，但在闡述其中道理之前，允許我簡要說明一下善導大師教法對念佛的要求。這一要求或許會令新入門者感到有些「嚴格」，這就是強調專修念佛。對於剛剛走入淨土宗的人而言，強調專修念佛，似乎易被歸為門戶之見，或被視為用來確保信徒對導師忠誠不二的工具。然而實際上，依善導教法，所有佛法修行，但凡行者將修行功德迴向往生極樂，原則上都歸於淨土法門。

The difficulty with this approach is, well, its difficulty. The merit needed to be reborn in Amitabha's Pure Land – a true reward land of the Buddhas – is considerable, and to accumulate enough merit to attain rebirth in this way would take many, many lifetimes of perfect practice. If we honestly look within, we will see that this is simply beyond the capacities of ordinary, iniquitous beings such as ourselves.

以萬行迴向往生，是易行道中的難行道，必須圓滿具足至誠心、深心以及迴向發願心方能往生極樂淨土。如果我們誠實地反觀內省，則不難發現，我等罪惡凡夫欲於妄心之中生起此「三心」，實為甚難。

How much easier it is to rely on the Fundamental Vow of Amitabha Buddha, who promised that those “who recite my name” would be reborn in the Land of Bliss by virtue of his infinite stores of karmic merit accumulated on our behalf! Once reborn in Amitabha's land, the full perfection of Buddhahood is speedily attained. This was the teaching of Master Shandao, who himself was an incarnation of Amitabha Buddha: exclusive, lifelong recitation of “Namo Amitabha Buddha” is the karma that unfailingly assures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as it perfectly accords with Amitabha's Fundamental Vow. Known in Chinese as zhengdingye, it means



the principal karma of assurance (of rebirth). This teaching is the living, beating heart of Pure Land Buddhism.

而仰靠彌陀本願，即「稱我名號」，必得往生，則易行易修，唯因法藏比丘因地修行，代為眾生積功累德！眾生既生彼國已，速證無上正等覺。這正是彌陀化身的善導大師開顯的淨土宗修持方法：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所謂正定之業，意即決定往生極樂世界的正因。此乃淨土宗修持的核心精髓。

For one who understands this, exclusive practice is not a rule to be kept, but a joyful reality to be lived. In this, there is tremendous freedom and ease. No wonder my expectation of an almost Zen-like adherence to schedules and forms was obliterated by the open and spontaneous modes of practice I discovered in Canada. Master Jingzong's quotation aptly describes this: "without variation [i.e. mixed practice] or ego-driven effort, [they] reach the core and essence of the Dharma."

對於通達此理的修行人，專修念佛並不是一項嚴規苛律，而是一條歡喜的修行之路，別有一番逍遙自在。無怪乎我因受禪修影響而形成的對固定功課及修行程式的執求，皆由在加國見證了開放、自然式的各種念佛方法而冰消瓦解。這正是淨宗法師所開示的：「專持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即非雜行雜修），念念不捨，捨一切自我用心，可知入一切佛法核心，得萬法精華。」

Despite the relative fullness of our schedule, Amitabha-recitation seemed ubiquitously present at the Vancouver gathering. I remember one woman who would at times steal away to a quiet corner, sit cross-legged in a chair and recite silently. Another man was always reciting to himself with the aid of a digital counter. Master Jingzong himself would often use a digital counter, while



Master Jingye (Master Jingzong's brother, also a monastic) was constantly turning a string of 48 beads, and would often take early morning walks to recite in solitude. Some people seemed to recite constantly, even in the company of others, while others were more private in their practice. Some recited in a quiet voice or used vajra recitation (moving the lips without sound). Some recited quickly, others slowly.

在溫哥華的行程，安排頗為緊湊，而蓮友們持名念佛的身影，卻隨處可見。記得一位女居士時常悄然離群，盤坐在角落的椅凳上，靜默念佛。還有一位男居士，總是用電子計數器計數念佛。淨宗法師本人，也是計數器常不離手，而淨業法師則是手撚一串四十八顆的念珠，時常在清晨時獨自經行念佛。有些蓮友，即便與他人同行，也能看出一直在念佛；有些蓮友，雖在念佛卻不易為人察覺。有人小聲念，有人金剛念（唇動而不出聲），有人念得快，有人念得慢。

Our sessions of common practice (which usually took the form of a slow, chanted monotone to facilitate group participation) were often spontaneous, as if a fixed schedule would only interrupt the flow of practice that was already flourishing naturally. Sometimes, the whole group would engage in a form of recitation practice – developed in China an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ai-chi – that was part dance and part calisthenics, accompanied by vigorous singing of “Namo Amitufo.” (I found these sessions particularly enjoyable; not only did they offer a striking contrast to the usually meditative nature of Amitabha-recitation, but they left one feeling invigorated and full of energy.) There was almost no end to the variety, with each “style” of practice affirmed as a skillful means that allowed the individual to hold fast to Amitabha's name.



我們集體共修時，為促進大家主動參與，採用統一音調，慢速唱誦。這種共修，通常是隨意發起，彷彿硬性規定某個固定時間，就會打斷業已自然湧動、相續不斷的佛號。有時，大家會集體做念佛拍手操。這種拍手操是在中國發展起來的。它基於中醫理論，結合了舞蹈和健身操，以充滿朝氣的「南無阿彌陀佛」歌唱為伴奏。它使念佛修行趣味橫生，不僅迥異於修持念佛三昧的常規行法，更使行者興致盎然、生氣勃勃。念佛的方法，花樣繁多，不可盡數，但每一種形式，實則無非是善巧方便，旨在使念佛人稱名相續，乃至念念不捨。

In his discourse titled *Gaining Buddhahood Through Amitabha-Recitation is 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s*, Master Huijing, the head of the Shandao lineage, says:

慧淨上人在《念佛成佛是佛教》中提到：

“There are two kinds of Amitabha-recitation. One is to recite in a focused manner. The other is to recite randomly, without focus. Focused recitation means that in our free moments, we recite quietly, in a concentrated and single-minded way. To recite while doing something else is unfocused recitation. Such random recitation is also without deviation, meeting the requirement of being ‘without interruption or deviation’ [and thereby securing our rebir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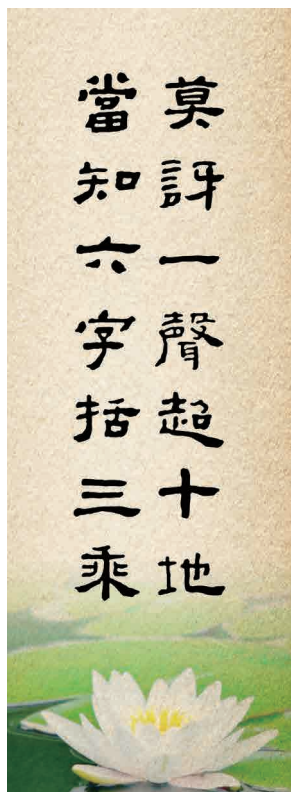
「念佛有兩種：一種是『專念』，一種是『散念』。『專念』就是沒有事情的時候，靜靜地、專心一意地念；若是邊做事情邊念佛，則叫做『散念』。散念也是沒有間斷，符合『淨念相繼，不令間斷』的要求。」（因此可以保證我們決定往生）

For me, seeing the diversity of practice styles and forms in Vancouver begged the question of attention and effort. I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setting off special time away from the usual activities of my daily life for careful, attentive recitation. During my time in



Vancouver, however, “special time” seemed to flow into and merge with daily life, and vice versa. Master Jingzong’s quotation speaks of reciting Amitabha’s name “without ego-driven effort.” As I witnessed the utter naturalness of the practitioners in Vancouver, the seamless ease with which they pivoted between focused and unfocused recitation, I began to question how much of my own practice was “ego-driven effort.”

對我而言，由於在溫哥華親眼目睹了多種多樣的念佛形式，心中不免對專注與精進的問題生起疑問。長期以來，我已經養成習慣，在日常生活之外，專門留出時間來認真、專注地念佛。但在溫哥華的日子裡，「專門的時間」似乎與日常生活互相融入，渾然一體。淨宗法師教言：「捨一切自我用心」來稱念佛名，正是溫哥華蓮友們那種完全自然的修行狀態，那種不拘泥於專念與散念的悠然自得，使我開始思量自己的修行中，有多少是屬於「自我用心」。



字／小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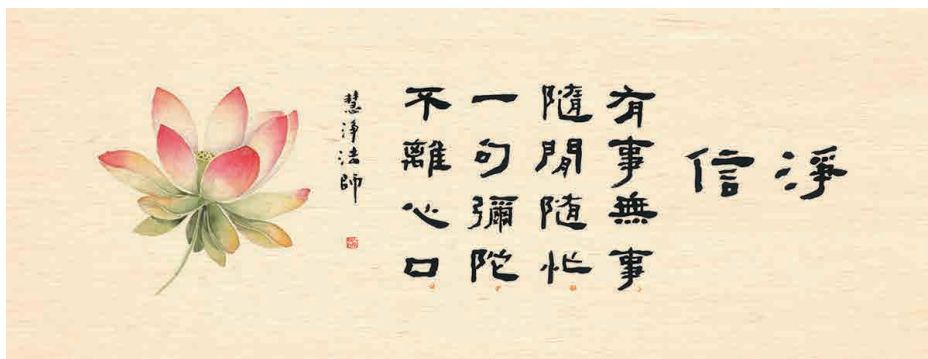


The irony is, of course, that to ask the question is itself ego-driven effort. The Shandao lineage affirms myriad styles of practice because there are myriad types of practitioners. In another discourse, Master Huijing speaks of how we all have different karmic proclivities and temperaments; some of us can recite “Namo Amitabha Buddha” with a pure, clear mind, and some of us will struggle constantly with deluded, distracting thoughts. In the same way, some will prefer focused recitation (which Master Huijing encourages us all to practice at least once a day), and some will practice best by weaving Amitabha-recitation into the warp and weft of their daily activities. Ultimately, the manner and mode of practice is immaterial; it only matters that one clings to the name of Amitabha.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提出這個問題本身，也是一種「自我用心」。善導教法贊成多種持名方法並存，緣於眾生根機千差萬別。慧淨上人在另一次講法當中談到，我們每人都有不同的業習與根性；有些人能夠以清朗明淨之心專注稱念，有些人則不得不時時與妄想心、散亂心較量搏鬥。同樣，有些人喜歡專心念佛（慧淨法師鼓勵我們最好每天要有一段時間來專念），而有些人則需要將念佛融入到日常生活當中。最終，修行的方法和形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念佛要盡力相續，不令間斷。

It was through the living example of my new Dharma friends in the Shandao lineage that I have been able to relax even more into the loving embrace of Amitabha Buddha. I continue my periods of focused recitation, but have learned to expand my practice of unfocused recitation as I go about my daily life. In all of this, there is a sense of ease. Even the effort and attention I bring to bear on my practice are now in the hands of Amitabha Buddha. Sometimes, I nod off as I recite in front of my altar in the quiet of my shrine





字／小魚

room. Sometimes, my random, unfocused recitations in the midst of a hectic workday are uncommonly bright and clear. Whatever happens, I am learning to welcome it all. Without worry, without ego-driven effort, I have reached the core and essence of the Dharma.

與新蓮友們一起念佛的經歷，使我能夠更加放鬆身心，融入到阿彌陀佛的慈悲光明之中。我現在仍然堅持每天有時間用來專心念佛，但已經學會在日常生活中隨時提起一句佛號。無論專念還是散念，都體會到前所未有的輕鬆自如。甚至我原本在行法上追求的精進與專注，現在也全體託付給了阿彌陀佛。有時，在寂靜的佛堂中面對佛像專念時，我會昏沉、散亂；有時，在忙碌工作中隨意散心稱念，卻使我內心光明清淨。無論發生什麼，我都學著去欣然接受。從此，放下糾結與焦慮，捨棄自我用心，我已「入一切佛法核心，得萬法之精華」。

Namo Amitabha, Namō Amitabha, Namō Amitabha...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December 18, 2016

2016年12月18日 



從能入能度說起

文／淨思居士

雖然經上說：「信為能入，智為能度。」但就凡情而言，菩提智慧是一般泛泛修行者所難以企及的，因此善知識殷切提示我們一個簡要的捷徑——「以信代慧」。

只是一向唯信自己感官所見所聞的芸芸眾生，口中也許會說他是有信仰的，而且從外表看，也有相應其信仰的行持。但若真正再深入檢視，具有真信仰的人其實並不多見。

倘如此，「慧難及，信難契。」怎麼辦呢？

祖師不忍，再進一步告訴我們：那就「以行攝信」吧！

只要您肯念佛，就表示您已有信有願了。若全無信願，怎會肯念佛？所以，稱名本身信、願、行便已無缺了。

一遍上人說：「往生不依心品，唯依名號。」也就是說，往不往生淨

土，並不看您我在信仰上的深淺，或修行層次上是高或低（品位），唯依靠彌陀名號這個大願船得度。上人的開示，相應於「本願不虛，稱名必生」。

畢竟是彌陀在度我們，不然的話，憑我們這種三毛五角的本事，本領再高，至多也只是在六道中上下翻滾幾圈而已。

歸納言之：稱名之時，信已在其中；再者，稱名必往生，往生自成佛。

一旦成佛，六度萬行自然具足無餘。這便「不僅已入，而且已度」了。

南無阿彌陀佛！

佛說：我已滿你千百願， 你滿我一願可好？

文／佛慈居士

01. 我在佛前許下心願：願我身體安康，平安吉祥。

佛說：你尚未祈求，我已滿你願。我的無量光明日夜守護著你，惡鬼惡神不能近身。

02. 我在佛前許下心願：願我家門清泰，和順興旺。

佛說：你尚未祈求，我已滿你願。我的無邊光明照耀著家宅每一角落，六親眷屬自然和睦。

03. 我在佛前許下心願：願我業障盡除，自在無礙。

佛說：你尚未祈求，我已滿你願。我的無礙之光直射你心底，諸邪業繫皆不能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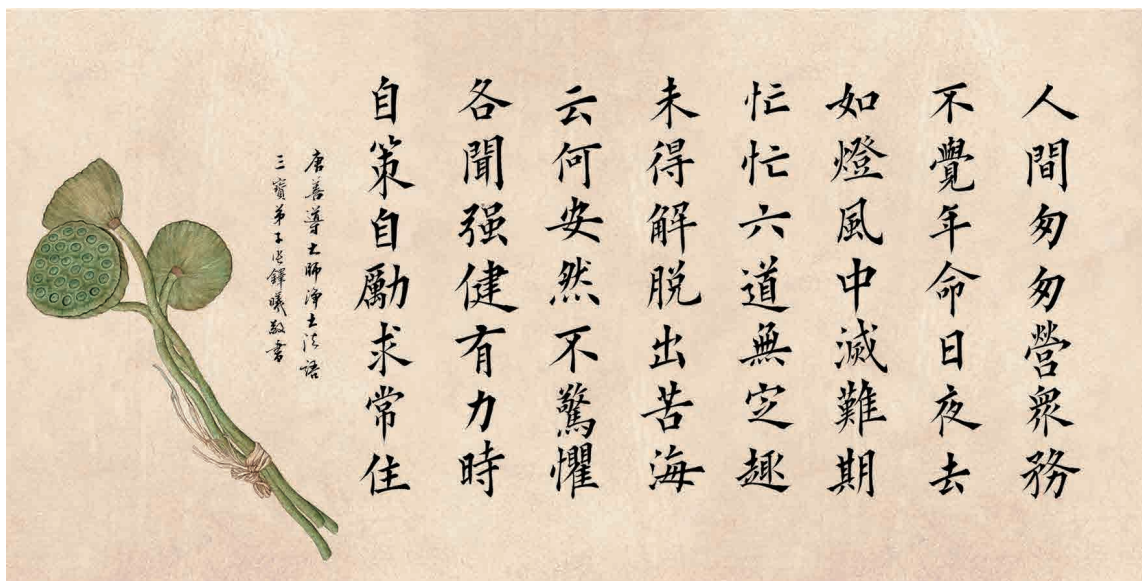
04. 我在佛前許下心願：願我遠離貪求，不為所縛。

佛說：你尚未祈求，我已滿你願。我的清淨之光掃清你欲望，使你恬淡安穩，知足常樂。

05. 我在佛前許下心願：願我遠離瞋怒，不為所燒。

佛說：你尚未祈求，我已滿你願。我的歡喜之光熄滅你怒火，使你身意柔軟慈悲歡喜。

06. 我在佛前許下心願：願我遠離癡盲，不為所迷。



字／張鐸曦

佛說：你尚未祈求，我已滿你願。我的智慧之光破除你無明，使你潛通佛智，速證菩提。

07. 佛說：我已滿你千百願，你滿我一願可好？

我問：佛也有未了之心願？

佛說：眾生未度盡，我願亦未了。

我問：如何滿你心願？

佛說：你念我名號——南無阿彌陀佛，願生我國——極樂世界，從此我們不相分離可好？🍀

中國人口頭上的「死了」

文／佛實居士

中國人無論做什麼，似乎都會想到生死大事。

比如高興了，會說高興死了（高興時，不忘生死）；

累了，會說累死了；

渴了，渴死了；

晒了，晒死了；

著急了，急死了；

愛一個人，愛死了（自己死，把另一個也愛死）；

想死了（想死你）；

疼死了；

癢死了；

凍死了（還沒死）；

熱死了（也沒死）；

涼快死了（涼快也得死）；

恨死了；

看一個人洋洋自得，說：美死你（美也會死的）；

餓死了（不吃飯，會餓死）；

吃麻辣火鍋，也要注意死，因為可能會：麻死了；

遇到難題，難死了；

簡單也不行。因為太簡單，所以簡單死了；

愁死了；

重死了，輕死了；

甜死了，臭死了；

酸死了，貴死了。當然，也可以反過來：死貴；

遠死了，高死了，深死了，沉死了；

總之，無論做什麼，最終都是死。

英文就是查不到。只有一個疼死了，翻譯成：It hurt like hell——疼得下地獄。

中國人這樣的用語，充分說明了死之一字，牢牢地盤踞在人們的意識深處；五魔之一的死魔，像幽靈一樣閃現在一切時處。儘管人們不喜聽，不喜見，但這個字的威力實在巨大。「死字一臨，萬事皆休」，故口頭語說到「什麼死了」，無不是推其極致之表達。孔子曰：死生亦大矣！沒有比這件事更大的了。此字不但威力巨大，且無人能逃，如同王梵志所說：「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一個吃一個，莫嫌沒滋味。」不但無人能逃，且隨時隨地可來，不分時間地點，「閻王叫你三更去，不敢留人到五更，無常念念至，恆與死王居。」

「人間匆匆營眾務」的麻木忙亂之餘，意識底層，還是對死有警覺、迴避、恐懼、拒絕，也正是靈靈不昧佛性之覺之作用，但是世人不學佛法，確實無力對抗死亡。

佛教是讓人正視死亡的，因為佛教中不但有解決死亡的方法，且念佛法門真正能將死亡的大事苦事轉喜事樂事——往生成佛，讓死亡成為了一門藝術。

故而，一般的人口頭上的「什麼死了」，到念佛人的口裡就變成了「南無阿彌陀佛」：

「（謝謝您）南無阿彌陀佛！」

「（對不起）南無阿彌陀佛！」

「（感恩您）南無阿彌陀佛！」

「（歡喜啊）南無阿彌陀佛！」……

於是，念佛人沒有「死了」，只有「南無阿彌陀佛」了。 

欲盡孝養，應託父母於阿彌陀佛

——韋均造西方三聖像

文／佛懷居士

此西方三聖浮雕龕像為唐朝武周長安三年（西元703年）所造，石灰岩材質，高104.2公分，原位於陝西省西安市寶慶寺七寶台，早先置於光宅寺，後寺毀移至寶慶寺，清末流散至海外。

龕楣雕飾蓮花紋樣，兩側有飛天飄舞。主尊阿彌陀佛結跏趺坐於束腰仰覆蓮座上，二脅侍觀世音、大勢至菩薩均立於仰覆蓮臺上，三尊皆帶蓮瓣形頭光。佛面相圓潤，神態安詳，體軀壯碩，右手作無畏印，左手平放膝上。二菩薩頭戴高冠，身體呈S形曲線，斜披絡腋，佩胸飾，著長裙，帔帛自雙肩垂落，飄舉體側，自然流暢，委婉柔麗，極具動感。

此龕像有銘記，記錄如下：

原夫六塵不染，五蘊皆空，將導群迷，爰登正覺。大雄見世，既開方便之門；真諦乘時，更顯因緣之路。是以耆山廣演，火宅斯分，給園宏誓，樊籠自釋，聖人之德，不可思議。弟子通直郎行雍州富平縣丞韋均，比為慈親不豫，敬發菩提之心。今者所苦已瘳，須表證明之力。遐徵琬琰，近備雕鐫，謹造像一鋪，敬為銘曰：



大哉至聖，妙矣能仁。
 濟世無德，歸功有因，
 潛開覺路，暗引迷津。
 願回光於孝道，永錫壽於慈親。

這段文詞優美，語意暢達，顯示了作者不凡的佛學修養。大意說的是唐朝一位名叫韋均的官員，因為慈母（慈父）生病，於是發菩提心，敬奉佛法，而感得病癒。韋均為了感念佛法恩德，而發心塑造了此西方三聖像。

「潛開覺路，暗引迷津。願回光於孝道，永錫壽於慈親。」一片孝心，躍然碑上，令人動容。

中國人歷來最重孝道，如何才是真正盡孝呢？

淨土宗高僧法然上人，曾有如下開示：

欲盡孝養，以父母為重之人，應先託父母於阿彌陀佛。

我得人身，願生極樂，稱念彌陀者，偏蒙父母之養育故，我今念佛功德，必蒙垂憐，迎我父母往生極樂，而滅其罪；作此想者，阿彌陀佛必迎父母於極樂也。

中國有妙雲比丘尼者，幼亡父母，三十年念佛，為祈父母往生故，父母終得共脫地獄之苦，同生極樂世界。

這一段法語是說，為人子孫孝順父母，想要徹盡孝道的話，首先就應該把父母託付給阿彌陀佛照顧，請阿彌陀佛救度。要達到這一點，從現在開始就要把父母託付給阿彌陀佛，不管父母仍在世或去世多久，乃至已墮落三惡道，只要把他們都託付給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是大慈大悲大智慧的佛，大願大力大神通的佛，他就會不負我們所託，必滿我們所願。所以法然上人這裡就說「應先託父母於阿彌陀佛」。

我們能得這個人身，是來自於父母生、養的恩德，以我們之身念佛超度父母，就能夠消滅父母的罪，因為父母子女本來就有骨肉最親的血緣，最容易達到直接的效果。

法然上人最後就引用一段典故說，在中國古代有一位妙雲比丘尼，小時候父母就去世了，她年輕時也獻身佛門出家，三十年虔誠念佛，期盼父母能往生極樂世界，終於她的父母依此功德而共脫地獄之苦，同生極樂世界。可見即使父母、祖先墮落最苦最重的地獄，也能夠由於我們念佛而往生極樂世界。

古代很多佛弟子深明此理，故而為父母造彌陀像或三聖像祈福，以此令父母與彌陀結下深厚的緣份，希冀其最終同生淨土，一家人永遠團聚在彌陀的慈光之中。

普願有情皆念佛，臨終往生極樂邦。

家親眷屬永團聚，光壽如同大願王。🌸



老土解讀·小魚作畫

新葉初長時

題詞：

新葉初長時，我將離家做旅人，去看看世界是什麼意思。

一棵新長葉的樹，樹下一背影而去的旅人。

人生一葉，一葉人生。

冬天，葉藏於樹幹中。春天，它打開樹幹的家門，探出頭來，開始了它的世界之旅。

經過夏秋，遊歷遍盡，一陣秋風，落地化泥，再回到樹幹溫暖的家。🍁


念佛放光 神明退堂

口述／王惜玲 記錄／釋淨宗

約十多年前，一時瑣事煩心，無處排解，我姐姐說：「大帝爺（當地神明）很靈的，不妨去問一問。」我們也就抱著一半好奇、一半試驗的心去了。人很多，都在排隊，因為我們平時念佛成為習慣，故排隊時，我們也一直念佛

經過十幾人眼看輪到我，乩童突然扔掉筊子說「退堂」，我覺得很納悶，只好又重新排隊，依然一邊等一邊念佛。眼看又輪到我時，乩童又扔下筊子說「退堂」。因重複兩次，大眾都以異樣的眼光看我們。但我們心裏明白，這是我們念佛的緣故。既見此景也就不再問了。

蓋扶乩之類乃是乩童接收靈界資訊為人占卜吉凶，若另有神明在場能量超過乩神，則扶乩不靈。如弱光遇強光即隱，小民見大官即默。念佛之人時時佛與同在，其光最強，無論正神邪祟，遇之無不消蹤。故念佛人所行無礙，不必東問西問。而一切扶乩問卦的場所一律告示「不准念佛念咒」，原因在此。

2017.1.31 


平時念佛 光明很大

口述／王惜玲 記錄／釋淨宗

王明龍老師平時念佛，樂於助人，也會醫治疑難雜症，收費很低廉。

某次去北部一家有名的城隍廟，因人多，他只能遠遠站在乩童身後。但乩童說：「今天起不了，因為後面的光很大。」這說明有修行人。大家就傳言，而且往後尋找想知道是誰，王明龍知道後便悄悄離去。再問乩童，說可以了。

可知哪裡有人念佛，哪裡便放光明。

2017.1.31 

為他念佛 重病痊癒

口述／王惜玲 記錄／釋淨宗

(一)

我的小兒子五年級那年被車撞昏迷不醒，他的大舅即我的哥哥要去請道士作法，我沒答應，說「我念佛靠佛」，便和我先生跪在露地念佛。大舅又擔心又不信，說「看你們倆有多大本領，能請動佛菩薩。」

這樣幾天後，小兒子突然醒來，說「好痛」。我們當然非常欣喜，但醫生說不要盲目樂觀，即使醒來也不會認識人。


我們還是一邊念佛一邊指著親人說：「這是爸，這是媽。」後來慢慢完全痊癒，並沒有如醫生預言。而念佛即至，也是阿彌陀佛名號自然救度的功能，並非我們有什麼本事。

(二)

慈航法師出家前是竺摩長老比較得意的在家弟子，因車禍嚴重昏迷，我們都有去念佛，看上去傷得很重，相很難看，很痛苦。竺摩長老也親自來看過兩次，未見起色，轉檳城中央總院也束手無策。

因其傷勢不能做開刀手術而大量積血壓迫腦顱，積液只能成為廢人。無奈之下大家也只能念佛，突然腦腔破裂，積血膿液自然流出，不藥而癒。

經此事後，法師即毅然出家。


2017.1.31 

臨終念佛 三聖來迎

口述／溫家宏 記錄／釋淨宗

我的友人王燕露，她朋友的先生並不信佛。王燕露平時熱心助念，去年七月，其朋友先生病重，王燕露蓮友到他家念佛。念著念著，他說：「來了，來了。」「誰來了？」「你們念的。」他手指阿彌陀佛像，「來兩次了。」眾蓮友勸他隨佛去，但他掛念妻子，沒有答應。大家繼續念佛，最後他說「這次來了三尊」，指西方三聖，但他並不認識，故也說不出名字，只是用手比劃。

任何人只要念佛，佛就來。這個不信佛不念佛不願往生的，念佛佛都來，還有誰念佛不來？

2017.1.31 


昏迷念佛 神遊聖境

口述／溫家宏 記錄／釋淨宗

有一位佛友因摔倒昏迷住進醫院，四天不醒。到第四天必須續費，否則便要離開。但醫療費很昂貴，他們實在付不起，她的女兒情急之下便附在昏迷的母親耳邊說：「媽媽，您平時是念佛的，現在只能靠阿彌陀佛了。您要念佛啊！」如此一直地提醒。不過這位女兒自己並不曉得念佛，所以也沒有念。

但不可思議的是隔天這位佛友自己醒來，身體完全康復，順順利利地辦了出院手續回家。

她說昏迷的幾天中她到了一個很好的地方，見到許多出家人，到處都是光明，其中一道光直照她的前額，她便醒了

2017.1.31 



高麗時期 西方三聖像 日本MOA美術館藏

金店慘遭洗劫 念佛失而復還

文／釋會本

有一個信徒開一家金飾店，叫金瑞珍銀樓。先生受菩薩戒，受了菩薩戒就開始念佛，每天都念佛、拜佛。

太太很反對他修行，但他還是照常修行。太太就說：「對啊！你只要拜佛就有飯吃了！」先生說：「該做的事我還是會做，我只是睡前和早上起來拜佛而已，我又沒誤到公事啊！」

有一天晚上，他們銀樓的金子被人偷走十多斤，鐵門被剪壞。第二天一大早他還是起來在念佛，太太六點多下來才發現，金子都被小偷搬走了。

太太非常生氣，看到她先生還在那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大聲喊：「下來啦！金子都被人偷走了，還在那裡念佛。」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不要念佛了，下來啦！」就這樣拉他衣服，把她丈夫拉下來，說：

「哪有佛啊！全家金子都被人偷走了，你的佛祖若會保佑，金子怎麼會被人偷走。你在胡說，佛哪有在保佑呢！」

「不要這麼說，佛祖又不是請來幫我們看金子的，人家要拿去用，是我們前生欠他的。」先生說。

「哎喲，你還說這種話！」太太很反感。

先生說：「生氣也沒用，拿走就拿走了，不然要怎麼樣？」

他又要進去念佛，太太說：「你給我站住！東西都掉了，還不趕快去報警。」

先生說：「不要，要叫你去叫，叫是你的事，我要趕快去念佛，我還沒有念完呢！」

太太說：「我告訴你，你今天不打電話可以，我來打，看你今天有多行，若有辦法能把我的金子都找回

來，不用說你每天念佛，我也和你一起念佛。」

太太跟他說著，先生把海青披上就自個兒上去念佛。員警來登記案情，就開始拍照，採集一些腳模、手模指紋。

看他先生還是坐在那邊，不動如山繼續在念佛，太太氣得不得了。

這件事發生後，報紙登得很嚴重，我也去看他，安慰他們。他太太見到我來，便說：「哼！」奇怪，她先生修行，不知和我有什麼關係，她看到我就哼，說：「吃齋的又來了，信佛信到金子被人偷走了。」他太太對我很反感。

我問先生說：「怎麼了？」

他說：「師父，不要緊，你不用為這事操心，拿走就算了。」

到了第二天晚上十一點多，門關起來要上床睡覺，忽然有人來敲鐵門。太太嚇得半死，把先生拉下來，問會不會是小偷來了，準備要打電話。

先生說：「且慢！人家敢敲門就不是小偷，先開門看看。」

結果一個年輕人站在那裡說：「這些金子還你們啦！」

先生問：「你為什麼要還我們金子呢？」

年輕人說：「好奇怪，這金子我拿走後，要拿去賣，怎麼繞都在這兒，都繞不出去。我已經走了十幾趟還走到這兒，唉！可能不能讓我拿，乾脆還你們啦！我就是再繞又回到這兒，沿途開車還是開到這裡。我不是沒跑，我已經跑了七趟了，走不出去，乾脆這不該拿的，我還是還你們吧！」

太太傻了，失而復得。

年輕人說：「你不要報警就好。」

太太就說：「只要我點一點沒少，我就不報警，我跟員警說已經找到了。」

結果她點完發現一點都沒少。

那件事之後呢，先生聽了就說：「啊！阿彌陀佛……」

現在她先生去念佛，她會說：「等一下！我要和你一起去阿彌陀佛呀！」太太現在非常地虔誠，早晚都阿彌陀佛。🙏

表知我心相憶念 各留半座與來人

——佛果母親往生記

文／釋宗道

佛果的母親名叫張麗敏，1926年出生，黑龍江哈爾濱人。她說母親的家庭差不多可以算是世代奉佛，因為在她小時候，母親親口告訴她，在很早的時候，有一年哈爾濱發大水，家中一切什物都被大水沖走，甚而窗框也沒留下（可見得水勢之猛、水量之大），然而，神奇的是，家中唯有一尊青銅佛像端坐在窗臺上，巋然不動。這件事給佛果母親的印象特別深，所以她從年輕時便信佛、供佛。文革時「破四舊」，家家不敢擺佛供香，她便偷偷在一個角落裡貼一張小黃紙，紙上寫著「供奉佛之位」。平時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張母都會放點在黃紙片下面，以示供養，意甚虔敬。但她始終不知除了供佛之外，還有什麼別的修行。

張母一生沒什麼文化，只是解放後參加掃盲班勉強認識幾個字，婚後

養育了六個子女（佛果行三），起初在一服裝廠上班，後來因為需要照顧更多孩子、料理更多家務，便辭去了工作，專職做家庭主婦。

張母為人極其善良、樸實，對內勤儉持家，對外則大度本分。一生守一信條：寧可自己吃虧，永遠不讓對方吃虧。所以，左右鄰里、當地同鄉皆讚揚其人品，歡喜與其相處。

張母晚年時偶爾聽學佛的人說念佛好，於是便自規功課日念二千聲佛號，然而她並不知有極樂世界，念佛也大概只是求身體好，家人好什麼的，這樣一念就是十年。

八十二歲那年（2008年），老太太忽然特別想皈依，因為她很害怕如果不能取得佛弟子的身份，前面十年的佛就都白念了。佛果的弟弟於是請來一個信佛的同事，在他的帶領下，

老太太終於如願參加了皈依，法名「果敏」，這下終於心安了。

佛果和妹妹兩家早年便陸續遷居到秦皇島。2012年7月，老太太到兩姊妹家小住期間，竟突發大面積腦梗，雖然搶救過來了，但自此左半身便不能動彈，而且不能很清晰地發聲說話，只能臥床休養。

這次大病後老人便不再念佛，非但自己不念，連「佛」這樣的字眼也不願聽到。因為她想到自己奉佛、念佛一輩子，終了還弄了個半身不遂，覺得佛沒有保佑她，她怨恨佛、懷疑佛，她覺得佛太不夠意思了。當地有信佛的蓮友介紹念佛的老居士佛壽來醫院給她講佛法，她眼睛一閉、頭一扭，看也不看人家一眼。等居士走後，她氣得幾天不理人——我還沒死，子女竟然就找人勸我死！真太不孝順了！

佛果和其餘幾個姐妹在此時才瞭解了佛法，瞭解了念佛的好處。每天晚上陪老人時，若見老人心情不錯，便念一會兒佛給老人聽；若見其心情不佳，也便噤口不談念佛。

一年後的一天，老人忽然突發昏迷，當時佛果正在床邊，忽見窗外一排排白色的像傘一樣的東西由遠及

近而來（我後來告訴佛果說那個在古代叫華蓋），還能聽見各種弦樂聲音等，一派熱鬧的景象。佛果驚覺不妙，於是趕緊趴在老人耳邊說：「媽啊，不管您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但誰來接您您都不要跟他們走，您只跟阿彌陀佛走……」如此反復說了幾遍。

本來，家人們都想這次老人大概未必能挺得過去了，但是，老人竟然再次奇蹟般地甦醒了過來，而且奇怪的是，老人一醒來就顯得特別高興，一直咯咯地笑，甚至手舞足蹈地笑，看起來心花怒放的樣子，真讓旁人看得莫名其妙。老人此番經歷了什麼誰也不得而知，但經過這次一死一生，老人竟然開始接受念佛了，聽到佛聲也不再有任何反感的表現了，而且大家在旁念佛，她也會和著大家的拍子，邊手捻佛珠邊在心中默念，姐妹們看到母親這般，也都歡喜異常。

人說「久病床前無孝子」，但老人的幾個子女侍奉久病的母親孝順至極。佛果更是為了專心照顧母親將工作辭去，整整三年，不憚勞苦，不避穢漬，耐心體貼，細心周到。兒女們想各種各樣的辦法讓老人開心，想各種各樣的辦法陪老人念佛。由於老人

不能說話，佛果常常要猜老人每頓想吃什麼，老人每次都吃的很香。老人在病床上三年，除了幾次昏迷外和有一段時間生了褥瘡外，幾乎看不出有什麼病苦，也看不出有什麼病容——皮膚又嫩又亮，見到的人都說活像一張瓷娃娃的臉。

更為神奇的是，臨近往生那一段時間，老人似乎還顯露出了種種「神通」——比如幾個姐妹圍著老人說：「媽，你猜您小兒媳要生男孩兒還是女孩兒？」說完把「男孩」「女孩」都寫在紙上讓老人家選。本來也只是陪老人做個遊戲，樂呵樂呵，老人隨手指了「女孩」，後來兒媳果然真的生了個女孩。起初大家並沒在意，以為只是湊巧，但後來類似這樣「出言即中」的事愈來愈多，大家終於不得不服老太太真是有種「未卜先知」的本領。除了「預知」，老人似乎還能「治病」。有一次，老人的二女兒手背上長了彈珠大小的包塊，一日她湊到老人床前，開玩笑地說：「老媽，您看我手上長了個大包，您給治治唄！」老人瞟了一眼，伸手點了幾下包塊。誰也沒想到，第二天二女兒手上的包塊竟不翼而飛，這讓全家人都訝異萬分。

那段時間，幾姐妹每晚陪老人念佛的時間愈來愈長，老人念得也很開心。大家的節奏都跟著老人手撚佛珠的頻率——撚得快，念得便快；撚得慢，便念得慢。老人好像家庭念佛樂團的指揮，只不過不是用指揮棒，而是用一串佛珠。

2015年9月的一天，老人忽然口鼻大出血，全家人以為這次肯定是不行了，秦皇島的蓮友們也都前來助念，但老人還是從昏迷中醒過來了，醒來還熱情親切地和佛壽老居士打招呼，與兩年前的態度截然不同。

不過，老人從此後便不吃不喝。

大概二十天後，大女兒正在床邊陪護，老人忽然用右手做了一個奇怪的手勢——大拇指和食指攏開，其餘手指收攏，擺出一個「八」的手勢，先是放在口前，然後緩緩下移到胸前。全家人便開始絞盡腦汁地猜想：「這是什麼意思呢？」十月十八往生？二十八？……事後證明，四女兒猜中了——「八」在口前，代表這是佛親口告訴她；移到胸前，是說八天後將接引她到西方。

果然，八天後，老人身體情況急轉直下。大家都來為老人助念，正念佛時，大女兒忽見屋頂上一朵大大

的粉紅色蓮花旋轉著，老人穿著和在病床上一樣的紫色衣服，盤坐在蓮花上，而蓮花底下，老人還在病床上正常呼吸著。

第二天中午十二點四十四分，老人在念佛聲中，安穩、平靜、安詳地落下了最後一口氣，家人和蓮友們繼續助念。這時另一個蓮友又見到和老人的大女兒前一天所見的一樣場景——老人盤坐在空中旋轉的粉紅色蓮花，穿的衣服也一樣是紫色，表情特別歡喜。

十二個小時後，家人為其穿衣服，全身柔軟，連生前僵硬的左腿、不能回彎的左胳膊此時也活動如常，皮膚則如同嬰兒的皮膚一般光嫩鮮滑。

幾天後，家人聽到有不信佛的人質疑老人往生的事。在火化回來的路上，佛果的四妹佛度在車上便在心中祈禱：「母親啊，若您真的已經往生淨土，請再示現一次讓我們知道吧！」妹妹的話音剛落，佛果即刻困倦得不行，

用她的話說，眼睛用力睜也睜不開，半夢半醒之間，眼前出現一道黃光，從上徹下；然後光帶中央有像紗簾一樣的東西左右分開來，好像舞臺幕布被打開，舞臺顯露出來；黃色光帶分開，此時眼前出現一片藍色的東西，晶瑩剔透，發出柔和的光，看起來是那樣的柔軟適意；還有橫著的像樹枝一樣的細長之物，上有金鈴，發出的音樂美妙之極。佛果說在「紗簾」打開的那一剎那，她的心也好像被什麼東西打開一般，心內一片敞亮，無比舒服，幸福快樂的感覺充斥於身上每一個毛孔。她說那「紗簾」不知道是什麼做的：似水一般輕柔，又似珍珠一般剔透；不僅可以左右動，還可以上下動、斜著動……感覺心意中想讓它怎麼動，它便怎麼動。



這樣的景象在眼前持續了有一分多鐘，佛果緊閉著雙眼，自己對自己不斷地說：「可不要關了，可不要關了……」她說因為那感覺實在是太舒服了，生怕一下子就沒有了。

佛果的母親是在用這樣的方式告訴全家人，她真的往生淨土了。

佛果母親往生後十天左右，可能是佛果長期來照顧母親繃緊的弦忽然鬆下來，她的身體一時突現了狀況，全身疲軟無力，頭暈得根本站不起來。因為東北素有死人「殃打」之說，即去世的人殃氣可能會影響到咽氣時周圍的某一個人。佛果心起一念：是不是被母親殃氣打著了？隨即，轉念一想：不可能啊，我母親都是極樂世界人了，怎麼會還有「殃氣」呢？

這一天的晚上睡覺時，佛果在半夢半醒之間，在屋子的西南角忽然現出一個人，這人穿著黃色的古人的衣服，是一副年輕的出家人的模樣，莊嚴至極，眉清目秀，身材苗條，光著腳，手裡拿著一把拂塵（佛果不知道叫拂塵，還一直把它叫蒼蠅甩），雖然此人在長相上從來沒見過，但佛果一見之下就確認這就是她的母親，此人用拂塵在空中甩了兩下，佛果立

馬心領神會：「妳的病與我無關，妳只是火大！」這個過程似乎根本不用任何語言交流，資訊直接撲面而來，「說完」人便隱沒不現了。

佛果一睜眼，試著坐了起來，然後試著站起來，發現竟然已經能正常在地上走路了，頭暈也不見了，只是還有些咳嗽。第二天買了點「黃連上清片」，幾天後就徹底好了。

還有更不可思議的事。

老人往生後的第三天，還在北京上學的佛滿，晚上忽做一夢，她夢見在一片天空，天空藍得讓人直想哭，正陶醉間，忽然空中有人對她講話：「謝謝，我往生了，謝謝妳母親！」佛滿跟我說：她生平從來沒聽到過這麼好聽的聲音，這聲音很輕柔，很慈祥，又很有力，很是震撼，很讓人安心，但一聽上去即知道是一個老人的聲音。

醒來後，她立即打電話給她母親佛緣，問是不是最近有老人往生？她母親在電話那一頭也驚到了，說：「正是！」而此前佛滿都不認識老人，也從不相信世界上還有往生這回事的。

經過這件事，佛滿對佛教便深信不疑了，彼時她正處於人生的低谷，

信仰的火燭被這天空中神奇的聲音一下子點燃了。不久後，佛滿便來到了編輯部做志工，每天都過得很開心、很充實。

佛果母親往生後的感應還有很多很多，以上只是選幾件明顯的事例罷了。

種種的感應，讓佛果強烈地感覺到：她的母親並沒有因為離開這個娑婆世界而永遠遠離了她，相反，她感到母親時時都和她在一起，始終在用種種的巧妙方式來教導她，護佑她，甚至幫助她身邊的人。我經常和佛果開玩笑說：「妳能來到編輯部做飯，說不定也是妳母親安排的呢！」

讀古今往生傳記等，類似這樣的先人往生後以種種方便巧攝故人走上學佛念佛之路的，實不可勝數。

細讀《般舟讚》，善導大師用了不少筆墨描寫往生者到西方極樂世界後的心理活動，比如：

寶鳥連聲奏天樂，
一切見者起悲心。
我今到此佛願力，
同緣同行何時來？

又比如：

或語或笑身心樂，

即憶閻浮同行入。
各發誓願遙加備，
專住莫退盡須來。
一到即受清虛樂，
清虛即是涅槃因。
表知我心相憶念，
各留半座與來人。

極樂世界的菩薩在極樂世界愈是享受彌陀給予的無為法樂，愈是心中湧出大悲：我今已到極樂，曾經一起在娑婆的我的親人們呢？我的朋友們呢？我的冤家們呢？他們何時才能也來西方同享極樂啊？於是各個發起誓願，要以神通智慧幫助他們，或在西方，或入娑婆，遙相加備，巧令娑婆故人未入念佛而入念佛；已念佛者令其心堅；已心堅者令永不退。為了表達我心至極的憶念，我在極樂世界獨屬於我個人的蓮花座上，留下半座，永遠給我的「娑婆同行入」留著。

這不免讓我想到自己大學時，名人講座常常爆滿，一座難求，我便請同學好友拿書早早地幫我佔個座，一旦佔上了，心裡便安了。


當然了，極樂世界是不需要佔座的，也不需要已往生者真的坐半邊，留半邊，因為每個念佛人都有自己專



屬的蓮花座。但就是這樣無比入微、傳神、細膩、深刻的心理讓我感受到極樂菩薩對娑婆有緣的慈悲牽掛。

這些文文句句讀來真讓人感動得想掉眼淚。雖然我今天還在風霜飄零的娑婆，還在為俗世苦苦惱惱，但想到極樂世界親愛的他（她）已經給我留下了「半座」，等著我隨時去，心中不免溫暖如春，安穩幸福之極！

此時此刻，佛果媽媽也在極樂世界準備好半座給了我吧？

等我往生了，我也會為此時讀這篇文章的你，留下半座！

地藏引度 回歸淨土

文／柳覺慧

父親宋朝枝，基隆九份人，祖籍福建安溪，生於民國二年（1913），往生於民國七十八年（1989），享年七十七歲。父親生逢日本統治憂患苦難的時代，大弟被分配南洋當軍伕，二弟逢礦坑災變罹難，雙親早亡，家道貧困，只能入贅外婆家，飽受欺凌，因此造成父親鬱鬱寡歡的個性。

「我苦，故憂他苦」，父親常會幫助苦難眾生。記得有位房客不但付不出房租，還身染重病，父親二話不說就將房子贈與對方。

父親讀過幾年漢學，也曾隨朋友去過佛堂禮佛，每當末學做早晚課讀誦經文時，他總會從旁指導正確的漢文發音。

父親曾親眼目睹南天門開時，有白髮老仙翁騎著大白公雞在天上走著。又在基隆牡丹坑挖煤礦時，看到亡靈推著輕便車在軌道上行走。也見

到去逝多年的丈人，手裡拿著雞毛撻往熟睡中的女兒打，只因看不到孫子。（孫子寄養在別人家）

末學從十六到二十一歲期間，每天下班後一定會去道場，父親也不曾阻止。直到有一天師父午睡時，聽到韋馱菩薩指示，要末學趕緊出家，錯過了，此生再也沒有因緣。本來出家也是我的心願，因此便向父親稟告，不料父親極力反對，且激動的喊著：「敢去出家就要打斷你的雙腿！」想不到父親此話一出，突然就癱臥在床，精神恍惚近一個月。皈依師父告知末學以讀誦《地藏經》來消除業障。於是與大姊約定一人誦念一部，二十四小時輪流讀誦。

二十天後，父親突然告知，在某天半夜二點他要去下聘，要趕緊為他準備二百斤大餅。母親說：「這是他小時候的鄰居，無緣的老婆。」是

怨親債主找上門了。於是全家大小十幾個人趕忙聚集在父親床邊，齊聲稱念「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大約過了半小時，父親突然嚷著：「有三尊金燦燦的佛祖要來接他。」但當時末學不了解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竟然勸父親不可隨佛前往，於是當下錯失往生的因緣。「他障我出家，我障他往生，皆為情所縛，相牽入火坑。」真正是罪惡生死凡夫，佛所謂可憐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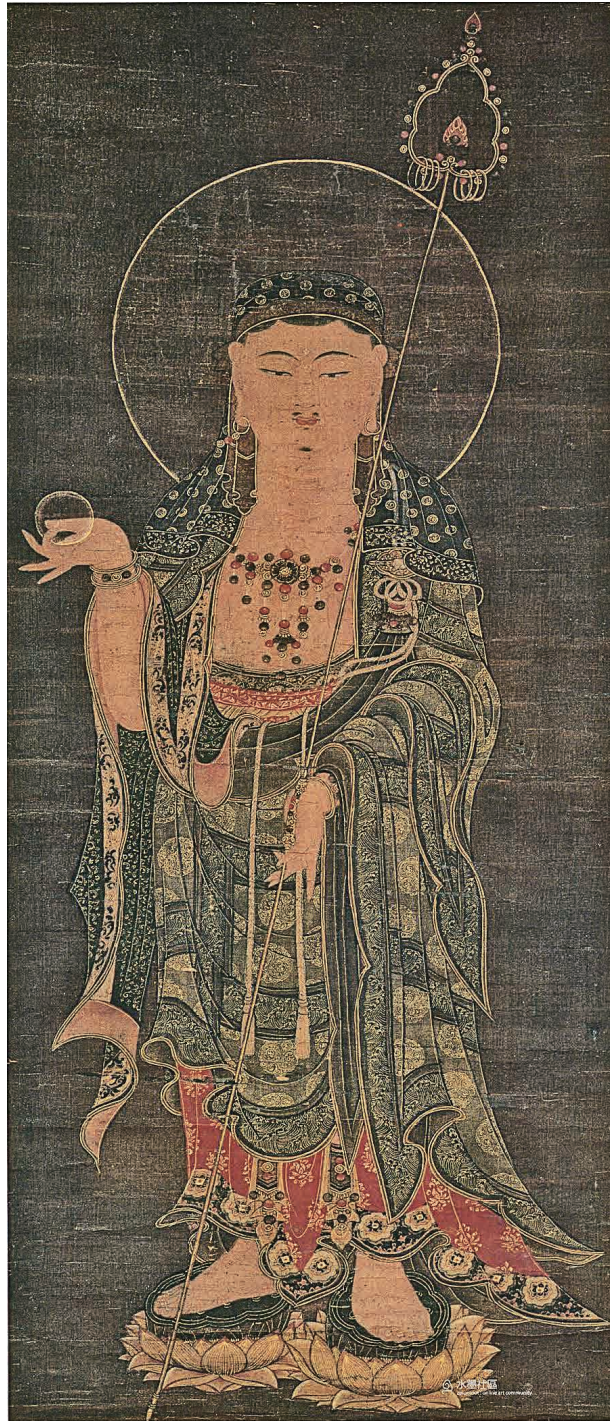
隨後，大家繼續虔誠稱念地藏聖號，又過半小時，父親突然跳下床，朝著地藏菩薩像禮拜，說菩薩駕臨，還賜他偈語：「有孝子孫菩薩求，菩薩聽著趕來救，這次沒死活很久，延你壽命二八秋。」（家父用台語念）此後病情快速好轉，不久即完全康復。這一年，父親六十一歲。

之後，父親逢人就勸人稱念「地藏聖號」，並廣為宣揚地藏法門的好處。末學也開始持誦《地藏經》，帶領全家一起皈依三寶，成為佛弟子；更自不量力學習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還常譏笑外子：「只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淨土，沒有發菩提心，是個自了漢。」當時末

學未深入法義而謗法造罪，真是慚愧！

之後經過不斷的探討和薰習，末學對法義逐漸清楚，就決定捨地藏法門而修淨土，專稱「南無阿彌陀佛」。當晚，彌陀就在夢中示現赭金色身，放光攝受，光明溫和而不刺眼，端坐猶如一座高山，雄偉而令人景仰。領受到大慈悲父這般的呵護和疼愛，從此末學努力導引一家老小都改念「南無阿彌陀佛」。尤其母親中風昏迷，曾蒙佛加被而迅速康復，使家族裡不少人，受她影響而念佛。舅媽曾蔡碧咩，中風半身不遂，也因念佛吃中藥，而得以恢復健康而專心念佛。

「現生得安樂，來生生極樂」這麼殊勝的法門，父親原本不相信，認為人死了就成糞土，哪有什麼「極樂世界」？經外子孝心勸導，以及母親、舅媽因念佛而康復的啟發，父親終於捨地藏歸淨土，開始專修念佛，每天起床坐在佛前念佛半小時再吃早餐。父親本來就不太愛講話，念佛後更是謹守口德保持靜默。記得有次大哥起無明，父親為教訓他，還特別請教外子（家父的親教師，數年前已現出家相）：「念佛人可以罵人嗎？」



地藏菩薩像 東京根津美術館藏

足見父親身口意嚴謹，願生心真實懇切。

有一天父親在浴室站著洗腳時，突然大叫：「趕快叫小孩子回來幫我助念，不可以將我送病院。」並回頭跟外子說：「煥宗！煥宗！我這次真的會在你這裡往生。」外子回答說：「很好啊！這也是您的家，您老能讓我奉養，在這裡往生，是我的福報。」原來父親蜘蛛網膜動脈瘤破裂，頭痛劇烈。後來躺在病床仍堅持大聲唱著「南無—阿彌陀佛」，其聲莊嚴，令人動容。

某天末學在床邊陪父親讀誦《阿彌陀經》，讀到「五根、五力」時，父親突然喊停，並要末學快將家母找來。母親急忙一拐一拐的走來（此時母親已中風三年），坐下後父親就對她說：「我剛才去了極樂世界，看到蓮花上有妳的名字，可惜沒有根。」母親隨即回答說：「怎麼可能，我每天都那麼用功念佛。」果然，母親在捨報的半年前（父親往生十年之後），曾蒙阿彌陀佛前來接引，卻因執著世間親情，而當下錯失往生的殊勝因緣（半年後，家母才順利往生極樂，並示現往生瑞相）。

一心念佛之後，父親就把心煩

時會抽的菸交出來，並說：「不用了！」一些儲蓄的錢也拿給我們。從此，就不再說話，每天唱著佛號，等待彌陀來迎。

往生前一天，父親跟來探望他的孫女要了一串檀香木念珠掛在手上，當晚深夜二點多就往生了。在外地的小妹，當天夜裡就在自己的住處，聽到很美妙的音樂，又夢到父親前來與她辭行，還交給她一疊書，說這些經典他已不再需要，其中最上面一本是《佛說阿彌陀經》。

父親七十一歲才開始專一念佛，六年之後便順利往生，正是「地藏救度生命延，二八千秋繼續演；彌陀接引西方行，生死永斷莫牽連。」

感恩彌陀願光攝取，讓父親解決後生一大事，圓滿了難得之人身。

南無阿彌陀佛！

2016年11月25日 

名號放光 驅走幽暗

——「新生」之念佛感應記事

口述／佛忱居士 記錄／釋淨本

末學是佛忱，新加坡人。末學有位女兒，叫佛嗣，今年二十歲。「佛嗣」這個法號是今年（2017）淨宗法師到新加坡舉辦皈依時為她取的，意即讓她謹記自己是阿彌陀佛的「後代子孫」（雖然到現在佛嗣對阿彌陀佛還是「似懂非懂的」）。

佛嗣今年皈依後，就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大學入學。在離開之時，師父還特別送給她一個念佛計數器，一條佛牌項鍊，讓她養成念佛的習慣。佛嗣也很有善根，立即就將佛牌掛在頸項，從那天起就開始利用計數器計數念佛。不過，到了現在（大約一個月），她也才計數一千二百多聲。數目之所以少，末學想原因有二：一、在學校有時候帶計數器不方便，所以有時候就沒計數；二、在學校難免因為「羞澀」而不敢帶計數器念佛。不過在前往異國他鄉讀書之前，她還是

主動跟我要了一幅「阿彌陀佛接引圖」。雖然皈依沒多久，看起來似乎也不是那麼「精進」，但是我覺得，只要有念佛，慈悲的阿彌陀佛始終會攝取不捨。

下面的幾則故事，是她在入學短短一個月內發生的念佛感應趣事，是末學從和女兒佛嗣交談中所節錄出來的。



一天晚上，佛嗣在學校圖書館自習，來電告訴我說，一到晚上，總有一種非常地黑暗、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覺。

當時我想，應該是女孩子怕黑吧，就對她說：「既然覺得不自在，為什麼不念佛呢？你是一個人嗎？」

佛嗣：「不是，還有一位同學在身旁。走廊沒有電燈，這位同學還覺

得有人在『摸』她，但是身旁就是沒有人。當時的天氣明明是很悶熱的，但是我們兩個人都覺得很冷很冷。媽，還記得我和您說過，我們這裏上個月有人跳樓自殺的事情嗎？當時我們就是路過那裏。從那個時候開始，學校就一直傳出『奇奇怪怪』的事情。我們今天確實感受到了。」

我：「接下來有發生什麼事情嗎？」

佛嗣：「當時因為心裡怕，我就一邊念佛一邊快步離開。但是發生了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我：「什麼事？」

佛嗣：「當我們離開那個環境的時候，我身旁這位同學就問我說：剛才我看到你的書包有『光』射發出來。你是不是手電筒忘記關了？」聽到這位同學這麼講，我也很奇怪，我怎麼會把手電筒隨身帶在身上呢？回到房間打開書包一看，沒有看到手電筒，只看到師父送給我的佛牌。」

我：「太棒了，原來是師父送的佛牌放光！」

佛嗣：「是嗎？可能是她太害怕看錯了。我是沒看到什麼光，只有她看到。她還說，那個光非常舒服，陪

伴她『度過』那條黑暗的走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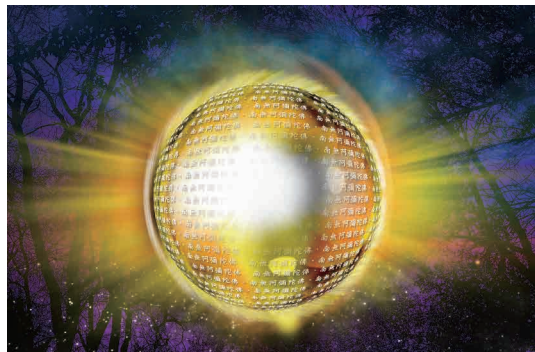
我：「肯定是佛牌放光。南無阿彌陀佛的名號就是光明」

佛嗣：「我當時有想到可能是佛牌，但還不敢告訴她是佛牌的原因。」

我：「妳應該告訴她的。」

佛嗣：「第二天，這位同學真的去買一個手電筒，但是奇怪，反而晚上經過那裏的時候，她的手電筒竟然『失靈』，電光時有時無的。她還問我手電筒的牌子，她要買一模一樣的，比較『好用』，真讓我感到啼笑皆非。」

我：「所以說，那天真的是阿彌陀佛的佛光。妳應該給她一個佛牌的，或者在手電筒上直接寫上六字名號，這樣就沒問題了。」



過後，我也吩咐佛嗣，只要有機會的話，就將一台念佛機放在那個走廊，以後肯定就會沒事了。



由於剛入校不久，所以佛嗣就利用一些空檔時間幫忙做義工。有一次她幫忙看管寵物店，末學就隨口問她說，是否有為那些小動物念佛。想不到，佛嗣是隨身帶著念佛機，還播放給那些寵物聽。

佛嗣說：「有一天店裏剛好沒顧客，我就打開念佛機播放佛號，有三隻小狗竟然自動的走到念佛機附近聚集起來。餵食牠們的時候，牠們還將食物咬到念佛機旁吃，而且一直叫，好吵。」

末學想，那些狗肯定隨著念佛機念佛，是我們人類聽不懂而已。

佛嗣又說：「後來，我準備回家的時候，去向那些狗道別，但是小狗們理都不理我；可是奇怪的是，當我把念佛機收起來的時候，那些小狗竟然流淚，還咬住我的手提袋（因為我把念佛機收在袋裏面），甚至差一點把袋子咬破了。」

末學還跟她看玩笑地說：「小狗想阿彌陀佛多過想你；你都沒有通知

牠們就將念佛機關了，難怪小狗這樣地不客氣。」不過佛嗣當時並沒有想將念佛機留在那裏，畢竟是他人的地方。

不可思議的是，第二天店裏的員工就來電告訴佛嗣說：「昨天你照顧的那三隻小狗整個上午都聚在你昨天放念佛機的地方，我給牠們餵食，牠們都不肯吃，看起來像在等你過來的樣子。你趕快過來啊，要不然牠們連午餐也不吃了。」後來佛嗣趕到店裏去了，三隻小狗一看到佛嗣，也是馬上就咬住她的袋子，好像就知道念佛機在那裏面一樣。一開始播放念佛機，三隻小狗真的就聚在那裏，開始肯吃東西了。

三隻小狗中，其中有一隻小狗Dollar特別的有善根，幾乎天天都逗留在念佛機附近，有時候足足兩個小時都沒有離開過。這隻小狗Dollar非常地聰明、可愛的，所以一直以來受到顧客的喜愛，也因此成為店主的「心肝寶貝」。但是沒想到的是，牠竟然這麼喜歡阿彌陀佛。🙏

小狗念佛兩週 往生轉變金色身

口述／佛忱居士 記錄／釋淨本

（承前文續集……）

在佛嗣播放念佛機的幾天後，Dollar就開始生病了。但是生病不能阻擋其對阿彌陀佛的喜愛；就算疲累到不堪走路，還是努力咬住枕頭走向念佛機那個地區。其實店裡的那裡地方只是一個小角落，沒有風扇、也沒有冷氣，非常悶熱的，但是Dollar還是捨棄自己溫暖、舒適的床，走過去念佛機那裡。毫不疑問，是阿彌陀佛的攝受力吸引了牠。

上個星期六（2月11日），店裡的員工看 Dollar 病得這麼嚴重，就將牠抱到診所就診。獸醫診斷說，Dollar頭上長了一個腫瘤，大概不超過七天就會走了（往生）。

佛嗣當時還在新加坡，本來回到馬來西亞（2月13日）就想要過去看看牠，但由於學校課程太多，走不開，所以只好和牠「通電話」（開擴音器），佛嗣用了好幾種的語言，譬如說：「Dollar，您好嗎？」（中文）、「Dollar，How are you？」（英文）、「Dollar，Apa Khabar？」（馬來文）但不管佛嗣怎麼問候Dollar，牠還是沒反應、完全不理不睬。最後，佛嗣說「南無阿彌陀佛」，Dollar竟然高興地「汪汪叫」。想到有些佛教徒連這句「南無阿彌陀佛」都不敢說出口，但是眼前這隻小狗竟然能對佛號這麼歡喜踴躍，真是慚愧。

其實佛嗣在店裡播放念佛機，是沒有經過店主允許的，只是剛好這段時間店主不在，所以念佛機一直在那裡播放著。聽說店主也不是念佛人，我心裡想，搞不好店主回來時會將念佛機關掉，到時Dollar就可憐了。不過我想，Dollar既然已經靠上阿彌陀佛，慈悲的佛一定會替牠妥善處理的。

店主是預定2月14日回來店裡。不出所料，Dollar於14日凌晨就捨報往生了



（在店主回來之前），阿彌陀佛真的是在冥冥當中安排好一切。

當時一開店門，大家就發現Dollar靜靜的躺在念佛機旁，已經斷氣了，但是牠的身體非常地柔軟（自從有念佛機之後，Dollar吃飯睡覺都在念佛機旁邊）。再次請獸醫過來診斷後，發現Dollar頭上的腫瘤消失了，獸醫都感到很奇怪，佛嗣也覺得太驚訝了，怎麼才沒幾天腫瘤就消失了。怎麼解釋呢？唯有經典裡說，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

更不可思議的是，今早佛嗣來電說，昨天（14日）下午埋葬Dollar後，晚上店主就夢到Dollar了。

店主說：「在夢裡，我看到Dollar搖身變成一位莊嚴無比的男性，全身放著金色的光。那個地方有很多漂亮的鳥類：孔雀、白鵝等等。而且在那裡遍地都是金銀珠寶，還有水池等等，風景非常地好看。」本來這個店主還想要「拿一點」珠寶，但是怎麼拿都拿不到。

《彌陀經》說「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

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金、銀、琉璃、玻璃、磑磑、赤珠、瑪瑙」、「黃金為地」……一個從來不知道阿彌陀佛、不知道極樂世界的人，竟然夢到和經典一模一樣的境界。

過後，佛嗣就問我：「媽，那裡不是極樂世界吧？極樂世界怎麼會有小鳥呢？」我就和她解釋說：「《阿彌陀經》裡面就提到：『是諸眾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一切都是阿彌陀佛變化的。」

店主還說，在那個夢裡，Dollar菩薩竟然是以「福建話」和她溝通（店主是福建人）。所以到了極樂世界以後真的是神通自在，什麼語言都沒有問題。值得高興的是，Dollar菩薩竟然在夢裡就和店主說：「您以後也要來我這個地方，只要念佛就可以了。」其實店主不知道什麼叫念佛，所以事後就問佛嗣：「什麼叫念佛？」更令店主疑惑的是，當時在夢裡，她就問Dollar菩薩說：「這個地方是在哪裡啊？」Dollar菩薩說：「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說完就沒解釋了，她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佛嗣也不懂。

其實這個是很明顯的，因為店主始終沒有這方面的信仰，她的店裡就只有一臺念佛機。所以「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不就是正好暗示是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嗎？

淨土宗祖師曇鸞大師就說，「無量壽佛莊嚴功德，即以佛名號為經體」，不管是極樂莊嚴，或者往生淨土正因，全在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只要念佛必定得生淨土。

如今親身看到一隻小狗，無智無慧、無功無行，只是短短聽念佛機佛號兩個星期，就能這麼殊勝的得生淨土，不禁想到善導大師講的，念佛，「乘彼願力，定得往生」「以佛願力，易得往生」「乘佛願力，莫不皆往」「以佛願力，莫不皆往」「自來迎接，盡得往生」「人天善惡，皆得往生」「十即十生，百即百生」……

南無阿彌陀佛。

2017年2月15日 

癡子罵佛 猶得解難

出自《念佛感應錄（二）》 白話／釋淨開 繪圖／巫麗雪



1. 一陣秋風吹來，再度失業的黃春，像落葉一樣在馬路上飄盪著，神情非常落寞。



2. 黃春從小就精神異常，時好時壞，因此飽受同學的欺負。



3. 孤苦伶仃的他，經常依偎在慈祥的奶奶身邊，祖孫倆一起念佛。回想起來，那真是童年最美好的時光。



4. 有一天，他衝回家裡，神色飛揚地告訴奶奶：「我笨我不要緊，我也可以往生啊！」



5. 原來，那天他去聽佛法講演了。他知道，就算全世界都拋棄了他，阿彌陀佛會像家裡的老奶奶，永遠呵護他。



6. 可是，黃春又發病了，激動暴躁，跑出了家門。



7. 一覺醒來，他正躺在人家的墳頭上，四周黑漆漆的都是墳地。



8. 「阿彌陀佛，××××……」他急得向天空大罵一聲。



9. 「好香！誰，是誰在燒香？」濃郁的檀香朝他包圍過來。



10. 這時，黃春濁亂的腦子已經完全清醒了，爬起身來直奔回家。



11. 奶奶看他平安回來，鞋都來不及穿，高興地來擁抱他。



12. 黃春告訴奶奶：「罵了佛是要墮地獄的，可是我罵了佛，佛還保護我、帶我回家，阿彌陀佛真好！」

善舉救命—— 一個光緒年間的真實故事

江蘇的賈先生，在上海租界一洋行工作，深得老闆信任。端午節前，老闆派他去城南一帶收欠款，他帶上皮袋子就出發了。

事情進展的還算順利，到中午，共收得銀洋一千八百多塊。賈先生走了半天，說了半天，早已是口乾舌燥，疲憊不堪。正好來到「十六鋪」的茶樓，進去匆忙喝了點茶就急忙趕回去交差，以便好好休息。

賈先生回到商行才發現皮袋子不見了，頓時如雷轟頂、大汗淋漓、嚇懵了，慌亂中更加說不清道不明。老闆看他神色慌張、張口結舌，語無倫次，認為其中有詐。於是厲聲斥責他辜負了東家的信任，並說如不趕快歸還就送他見官。

一千八百多銀元在當時可是一筆鉅款阿，如果不亂花，足夠一個人用一輩子，他賈先生又如何賠得起呢，責任重大，又有口難辯，感到這輩子完了，絕望地大哭起來。

話分兩頭，另有一位浦東人，姓義，也在租界從商，因運氣不好，賠了個精光，於是買好了那天午間的船票準備渡江回鄉。因為離上船時間還早，也來到「十六鋪」茶樓，想慢慢喝著茶來消磨這段時光，也好考慮一下以後的生活怎麼辦。

恰好是在賈先生剛匆匆離去時義先生就到了。義先生剛坐下，發現身邊的椅子上有個小皮袋子，也沒多加理會，慢慢喝起茶來。許久仍不見有人來取，義先生疑惑起來，提了提感覺沉重，打開一

看，他眼珠子差點沒驚的掉出來：竟然全是光閃閃的銀元！

義先生驚喜交加！這可真是一筆大財啊，它不但可以改變自己目前的窮困潦倒狀態，而且後半生衣食也有餘了。但他又轉念一想：不行，錢財是各有其主的，這錢我不能要！要是因為我把錢拿走了，失主因此而喪失名譽，甚至失掉性命，我的罪孽可就大了！

那個年代，一般正經人都知道「不義之財不能取」的道理。義先生心想：既然今天讓我拾到了這些錢財，我就應該盡到責任、物歸原主。

到了吃午飯的時候，茶樓的客人只剩了八九個，看他們的神色，沒有一個像是丟了錢的，只好餓著肚子等下去。

一直等到掌燈的時分，茶客都回家去了，只剩了義先生一人，他仍然聚精會神地注視著過往的人……

突然，他看到一個人面色慘白、踉踉蹌蹌地朝這裡奔來。來人正是賈先生，後面還跟著兩個人。一進茶樓，賈先生就指著這個茶桌對那兩人說：「就是那裡，我當時就是坐在那裡的！」三人徑直向義先生桌子走來。

義先生看得出他們就是失主，笑著對賈先生說：「你們掉了錢袋嗎？」賈先生不可置信的盯著他一個勁的點頭。「我等你們很久了」，義先生說著拿出那個皮袋子給他們看。賈先生感激地渾身顫抖，說：「您真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吶！沒有您，我今晚就要上吊了！」

原來，賈先生發現錢丟了時，就想返回去沿途找一遍，雖然能找回的希望渺茫，但也只有這一條路了。可是主人怕他潛逃，不准他出門，他費盡口舌說了半天，主人才叫兩人陪他出來尋找，還囑咐陪人務必把他帶回去。

二人互報姓名後，賈先生要以五分之一作為酬謝，義先生堅決不要；又改為十分之一，義先生還是不要；再改為百分之一，義先

生生氣了，嚴詞拒絕。

賈先生不知如何酬謝才好，於是說：「那我請您喝酒，好嗎？」義先生仍然堅決推辭。最後，賈先生說：「不謝我心怎安！明天早晨在下在某某酒樓恭候，懇請恩公大駕光臨，不見不散。」說罷一揖，掉頭走了。

第二天早晨，義先生居然來了。賈先生正要施禮再謝，義先生卻搶先道謝，說：「多虧您昨天丟了錢，讓我撿回了一條命！」賈先生一頭霧水，正待細問，義先生接著說：我昨天原定渡江回鄉的，已經買好了午間一點鐘的船票，因為等您來取錢把船耽誤了，回到住處得知，那條船行駛到半途被急浪打翻，船中二十三人全都淹死了。我如果上了那船，豈不也一命歸西了？是您救了我的命啊！」說罷再拜。兩人互相感激得一塌糊塗。

周圍的客人們聽了都嘖嘖稱奇，紛紛舉杯向他二人祝賀，說義先生一樁善舉挽救了兩條人命。

故事到此還沒結束。賈先生三人回去後，把事情一說，老闆也十分驚奇，感慨地說：「這麼好的人真是難找啊！」非要見見義先生不可。

結果兩人見面後非常投緣，經過一番長談後，老闆極力挽留義先生，並高薪聘請他主管帳目。幾個月後老闆就招義先生當了上門女婿。再以後乾脆把生意全交給他打理。

窮困潦倒的義先生拾金不昧的故事很快傳開了，他的誠信、仁義贏得了人們的讚歎，大小客商都紛紛找上門來與他做生意，他家的生意越做越大，後來義先生竟擁資數十萬，成為了當地的大富翁。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善惡有報」是不錯的。關鍵時刻的那一念善惡，將決定自己的命運。

（摘自網路）

無知發誓 明牌致命

文／折口

多年前當兵時駐紮在屏東枋寮地區的水底寮，營區外的半山腰有一間當地人喚伯公祠的小廟，廟雖小但香火鼎盛，其因是猜測六合彩明牌非常準確，因而，每當開獎前夕，該廟徹夜燈火通明，人來人往宛如不夜之城。

該伯公祠有一特異的規矩，如要測明牌測得準，一定要利益交換，比如下個誓云測得明牌準確的話，打個金牌還願等等，則中獎機率大增，因而，廟前廟後掛滿了各式各樣的六合彩迷的捐輸。

一日，有一位遠從澎湖渡海而來，玩六合彩玩得傾家蕩產的彭姓六合彩迷，賣掉最後一塊祖產地，背水一戰，到伯公祠發下重誓，只要讓他簽中明牌，不論神明要什麼他都願給。

行禮如儀後，測得一組彩金最高的「特尾」，號碼是904，這位彭姓彩迷於是孤注一擲，把賣祖產的錢全簽下904，開獎結果，竟然一字不差是904。這可樂壞了彭姓彩迷，興匆匆的前往組頭處領取鉅額彩金。

正當他拿著滿皮箱的錢，高高興興跨出組頭大門，就在馬路邊遭一無照駕駛的年輕小夥子撞斃，而那輛肇禍的車號最尾三個字竟然也是904。

所有的人這才驚覺彭姓彩迷生前發下的重誓，而神明竟然是要他的命。嚇得當地人再也不敢前往廟前下誓猜明牌。

自此，此伯公祠就恢復了昔日的冷清，絕少人跡了。

1994年6月11日 

愛的利息

文／周葳

那是在十五年前，我到某個城市出差，談完生意，我去商場給同事買些禮物。

平時，我逛商場時喜歡隨身帶一些硬幣，因為商場附近有時會有乞討的人，給上一兩枚硬幣我心裡會踏實些。

這天也是這樣，口袋裡依舊有些硬幣，於是我就將十幾枚硬幣散給一幫乞討的小乞丐。

就在這時，我看見一個男孩高舉著一塊牌子看著我，無疑，他想引起我的注意。

我朝他走過去，看到他約莫十三四歲，衣著破舊卻很乾淨，頭髮也梳得整齊。

他不像別人手裡拿個搪瓷缸，他的牌子一面畫著一個男孩在擦鞋，一面寫著：「我想要一隻擦鞋箱。」

那時我正在做投資生意，反正還有時間，我便問男孩需要多少錢，男孩說：「一百二十五元。」

我搖搖頭，說他要的擦鞋箱太昂貴了。

男孩說不貴，還說他已經去過批發市場四次，都看過了，要買專用箱子、凳子、清潔油、軟毛刷和十幾種鞋油，沒有一百二十五元就達不到他的要求。男孩操著方言，說得有板有眼。

我問他現在手裡有多少錢，男孩想都沒想，說已經有三十五元，還少九十元。

我認真看著男孩，確定他不是個小騙子，便掏出錢夾，拿出九十元，說：「這九十元錢給你，算是我的投資。有個條件，從你接過錢的這一刻起，我們就是合夥人了。我在這個城市待五天，五天內你不僅要把九十元錢還給我，我還要一

元錢的利息。如果你答應這條件，這九十元現在就歸你。」

男孩興奮地看著我，滿口答應。

男孩還告訴我，他讀六年級，每星期只去上三天課，另外幾天要放牛、放羊和幫母親種地，可他的成績從沒有滑下過前三名，所以，他是最棒的。

我問他為什麼要買擦鞋箱，他說：「因為家裡窮，我要趁著暑假出來，攢夠學費。」

我以一種欣賞的眼光看著男孩，然後陪他去批發市場選購了擦鞋箱和其他各種擦鞋用具。

男孩背著箱子，準備在商場門口擺下攤位。

我搖搖頭，說：「作為你的合夥人，為了收回自己的成本，有義務提醒你選擇合適的經營地點。」商場內部有免費擦鞋器，很多人都知道。

男孩認真想了想，問：「選在對面的酒店怎麼樣？」

我想：「這裡是旅遊城市，每天都有一車一車的人住進那家

酒店，他們旅途勞頓，第二天出行時，肯定需要把鞋擦得乾乾淨淨。」想到這些，我就答應了他。

於是，男孩在酒店門口附近落腳了，他把擦鞋箱放到了離門口稍遠的地方，他看看左右無人，對我說：「為什麼不讓我現在就付清一元錢利息？你也應該知道我的服務水平。」

我「撲哧」一聲笑了，這小傢伙真是鬼得很，他是要給我擦鞋，用擦鞋的收費抵那一元的利息。

我欣賞他的精明，便坐到他的板凳上，說：「你要是擦得不好，就證明你在說謊，而我投資給一個不誠實的人，就證明我的投資失敗。」

男孩的頭晃得像撥浪鼓，說他是最棒的，他在家裡練習擦皮鞋練了一個月。

要知道，農村並沒有多少人有幾雙好皮鞋，他是一家一家地讓他們把皮鞋拿出來，細心地擦淨擦亮的。

幾分鐘後，看著皮鞋光可鑑人，我滿意地點頭。

我從口袋裡拿出紅筆，在他的左右臉頰上寫下兩個大字：「最棒。」男孩樂了。

正在這時，有一輛中巴車載著一車遊客過來了，他連忙背著擦鞋箱跑過去，指著自己的臉對那些陸續下車的旅客說：「這是顧客對我的獎賞，你想試試嗎？我會把你的皮鞋變成鏡子的。」

就這樣，男孩忙碌起來了……

第二天，我來到酒店，看到男孩早早來守攤了，他興奮地告訴我，他昨天賺到了五十塊錢，除去給我十八元，吃飯花三元，他淨剩二十九元。

我拍拍他的頭，誇他幹得不錯。

他說昨晚沒睡地道橋，而是睡了大通鋪，但沒交五塊錢的鋪位錢。

我疑惑了，怎麼會不付床鋪錢？

這時，男孩得意地笑了：「我幫老闆和老闆娘擦了十來雙鞋子，今晚我還能不用掏錢住店。」

五天過得很快，我要離開這

個城市了，這五天裡，男孩每天還十八元，還夠了九十元。

男孩知道我在北京一家投資公司做經理，說是等他大學畢業，會去北京找我，說著他伸出小黑手，我也伸出了手，兩隻手緊緊握到一起……

彈指一揮間，竟是十五年。

我離開了當初的投資公司，自己開了一家貿易公司。

這天，我正在辦公室忙得焦頭爛額，公司因為意外損失了一大批貨物，周轉資金面臨困難，四方都在催債。

剛放下電話，秘書進來了，說有個年輕人約我中午吃飯，我頭也不擡地問是誰，秘書拿出一枚鑰匙鏈，放到我桌上，看著這鑰匙鏈，我愣住了，那上面有一個玻璃小熊，小熊的腦門上刻著三個字：「我最棒。」

我想起來了，這鑰匙鏈，是十五年前我和那個擦鞋少年臨別握手時塞進他掌心的禮物。

到了中午，我走進酒店，預訂好的座位上站起一個西裝革履、英

氣逼人的年輕人。

他含蓄地微笑，朝我微微彎一下腰。

從他臉上，我略微找到了當年擦鞋少年的影子。喝茶時，他拿出一張五百萬元的支票，說：「我想投資到你們公司，五年之內利潤抵回。」

五百萬元，真是雪中送炭！

年輕人笑吟吟地說：「十五年前，你教會了我以抵押借貸的方式生存。從那個擦鞋箱起，我完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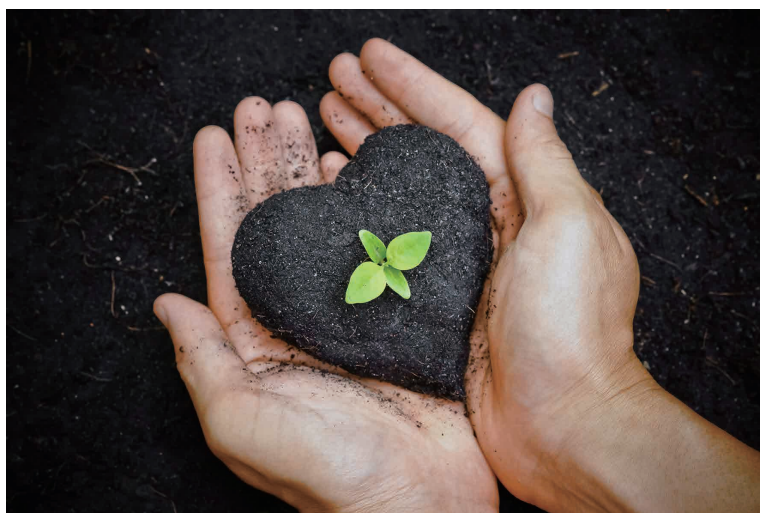
一次又一次的積累。現在，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五百萬元投進去，我有權利要求一筆額外利息。」

我擡起頭，問他要多少，他不動聲色地回答：「一元錢。」

我靠到椅背上，臉上露出微笑。

九十元，回報五百萬元，這無疑是我投資生涯中最成功的案例。

成功不僅是你擁有多少，更重要的是你幫助他人多少，有多少人因你而感動、因你而成長。🌸



本著對海洋的愛 她們創造了植物蝦

文/Viv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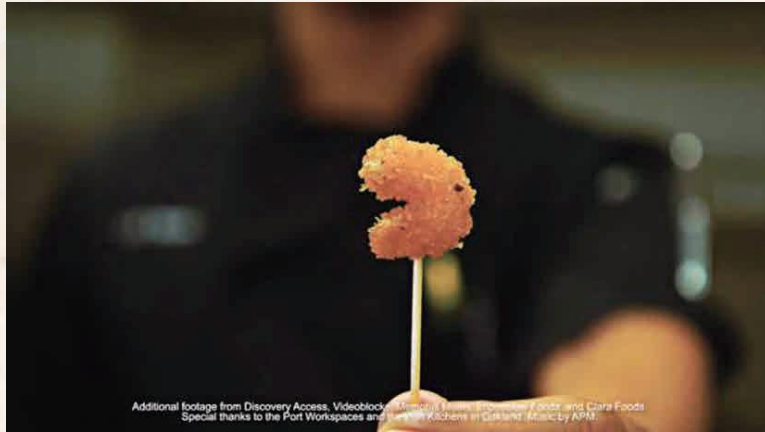


除了人造肉丸、沒有牛的奶以外，另一種製造植物蝦的「食品新創公司」（New Wave Foods）也悄悄的影響著食物市場。

這家公司從植物中提煉物質去模仿真蝦的口感、味道、顏色和營養價值，比如說從大豆裡面提取蛋白質，從紅藻中提取可以製作出真蝦口感的物質。他們正在運用科學技術從現有的植物食物中創造一種全新的食物。

選用紅藻的原因是，研究團隊發現蝦子常食用的微藻類裡，其中一種就是紅藻。紅藻裡某些成分能夠構成這種蝦子的味道，還能呈現像熟蝦子那種漂亮的橘紅色～紅藻本身還是一種強大的抗氧化劑呢，讓這隻仿蝦更營養。

製作這個仿蝦的過程完全不需要真蝦的參與，不需要海洋的培育環境，但是這個仿蝦卻跟真蝦一樣的高



蛋白、低脂肪，還比真蝦更勝一籌的不含任何膽固醇。

當然一款動物製品代替品，最重要的就是口感和味道啦。這個仿蝦已經有進行了一些小規模的口味測試，幾乎沒有人嚐出這個蝦不是真蝦。

食品新創公司的研發團隊堅持把仿蝦的每一個細節都做成能跟真蝦媲美的程度，比如纖維、肉質紋理等等，為的是讓吃的人有一種熟悉而美味的感覺，而不是以香精跟麵粉堆疊的仿肉。

谷歌（Google）食堂的美談相信大家耳聞不少，除了給員工免費提供一日三餐，飯堂裡還有不同的小分區，還經常換餐單，就是務求把所有人的飲食需要照顧得妥妥的。

在二月的時候，谷歌為了保護環境的原因，想著要減少使用真蝦去做菜。誰知道，一試吃就讓行政主廚震驚了！「這蝦子怎麼那麼好啊！」他立刻就向食品新創公司訂了兩百磅的仿蝦，引近谷歌的飯堂裡。這些蝦子落在谷歌純素主廚的手中，搖身一變成為炸蝦，看起來就是一副香酥可口的樣子。

有這一款仿蝦的出現，全因為多明妮克·芭恩絲（Dominique Barnes）和蜜雪兒·沃芙（Michelle Wolf）這兩個幕後功臣。促使這兩位女生去做這件事的原因非常簡單，就是源自對海洋的愛。在2015年創立的食品新創公司，最初想要研發的其實是仿魚翅，不過後來考慮到市場的需求量以後，重定為蝦子這個能發揮更

大影響力的海鮮。

您知道嗎？在各種海鮮種類裡，被吃得最多的就是蝦子。但是關於以下這些真相，您都瞭解嗎？

- 每一百克的蝦占了每天膽固醇建議攝取量的二分之三；
- 將近四成的紅樹林因為興建養蝦場而被移除；
- 大部分經過處理的蝦子（如剝殼）涉及童工的問題；
- 在撈獲野生的蝦子，常常會打撈了其他魚類、甚至是瀕危的海龜

到底為什麼不能只打撈上野生蝦子呢？背後的兇手就是拖網。


拖網捕魚就像是海洋推土機一樣。要把漁網沉到海底，它必需有一定重量。可以想像，被這個海洋推土機輾過的地方，除了海床會被破壞，在海底多年、非常珍貴的珊瑚也會在幾秒內化為烏有。

海洋的生物系統已經被破壞得愈來愈嚴重：日漸減少的珊瑚礁、海洋溫度上升、各種海洋旅遊業的蓬勃發展還有污染。海洋已經不堪重負。

所以這個仿蝦，不僅僅是讓素食主義者多一種肉食代替品而已。它背



後更大的意義是：讓更多非素食者也能願意去嘗試一些更低殘忍的食物，為這個環境和地球出一份力的，畢竟現在非素食群體的數量還是占大多數的。

正如此爾蓋茨說過的話那樣：「到2050年的時候，地球人口將會超過五十億，我們都清楚我們沒有辦法生產能滿足九十億人的肉量，當然也不可能要所有人變成素食者，所以我們需要更多不會消耗環境、資源的食物。」

淨土宗 相關網站

淨土宗



LINE @



FaceBook



YouTube



英文網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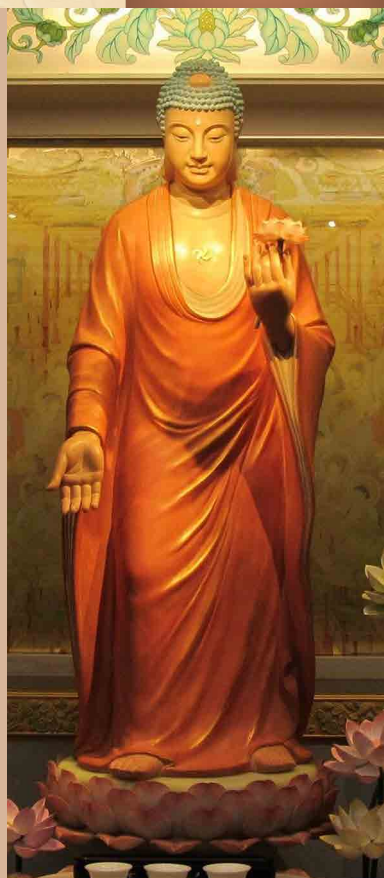
英文
FaceBook



淨宗講堂



淨土宗
雲端法寶庫 (MP3)



護持捐款

●郵局劃撥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號：5 0 2 3 0 5 1 1

●銀行匯款

一、一般及ATM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莊敬分行
銀行代號：0 1 2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號：4 6 1 1 0 2 0 2 2 4 8 0

註：匯款／轉帳成功後，敬請來電告知捐款人資料，以便開立收據。
電話：02-87881955

二、國外匯款：

Bank Name：
TAIPEI FUBON COMMERCIAL BANK CO.,LTD.
JUANGJING BRANCH

Bank Address：
NO.286, JUANGJING ROA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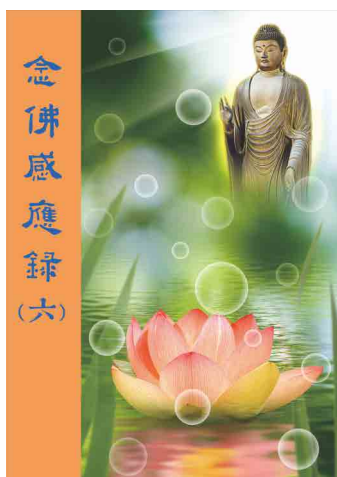
Tel：002-886-2-2722-6206

Fax：002-886-2-2720-6967

Swift Code：TPBKTWTP

Account (A/C)：4 6 1 1 0 2 0 2 2 4 8 0

Name：Chinese Pure Land Buddhist Association



● 《念佛感應錄》第六集

《智度論》三十曰：「經說五事不可思議：謂眾生多少，業果報，坐禪人力，諸龍力，諸佛力。於五不可思議中佛力最不可思議。」又，佛力不可思議之中，以阿彌陀佛的願力最為不可思議。本書共收錄念佛感應故事近百則，皆是念佛人的親身經歷，歡迎索請流通，自信教人信，真成報佛恩。

● 《略談佛教的意義與淨土宗之殊勝》

（隨身書）作者：慧淨法師

何謂佛教？佛教的根本教理是什麼？佛教的出發點是什麼？本書共分三個主題：

一、佛教是「釋迦牟尼佛之教」——釋尊所說的基本教義是以「解脫輪迴」為出發點，故佛教就是解脫生死輪迴之教。為此，釋尊開展出「解脫道」與「菩薩道」，及「四聖諦」「十二因緣」「三法印」「四攝」「六度」等教義。

二、佛教是「佛之教」——這是依「本體論」而言，是指佛陀的親證的涅槃實相。「佛」又可稱為「覺」「覺悟」「覺者」。覺是「不迷」，因已覺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覺又可分為三種：「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三、佛教是「成佛之教」——這是就「方法論」而言。佛為了要使眾生離苦得樂，轉迷成覺，開示了八萬四千種法門。佛教傳到中國之後，祖師大德們將此八萬四千法門加以分析、歸納，成為八大宗派——「華嚴宗」「天臺宗」「三論宗」「唯識宗」「禪宗」「律宗」、「密宗」以及「淨土宗」。其中，「淨土宗」乃「該羅八教，圓攝五宗」，是「華嚴奧藏，法華祕髓，一切諸佛之心要，菩薩萬行之司南」。於五濁惡世末法之時，「淨土宗」方是契理契機的「成佛之教」。

善導大師說「如來出現於五濁，隨宜方便化群萌」，又說「種種法門皆解脫，無過念佛往西方」。走進佛教的您，在法海中找到了自己根機能行持的法門了嗎？



《淨土宗雙月刊》流通點

臺灣地區：

中華淨土宗協會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41號
電話：02-27580689·87881955
傳真：02-87807050
網址：<http://www.plb.tw>
郵箱：amt@plb.tw

淨土宗台北弘願念佛會

地址：台北市撫遠街384號B1
電話：02-2762-4922

淨土宗深坑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4號2樓
電話：02-2662-2166

淨土宗板橋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118號2樓
電話：0936-336-313

淨土宗新店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17巷3弄10號1樓
電話：02-2911-2615

淨土宗林口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40號
電話：02-86012135

淨土宗桃園念佛會

地址：桃園市建國路61巷33弄7號
電話：03-3613247

淨土宗潭子彌陀念佛會

地址：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135號12樓
電話：04-2532-7717

淨土宗台中念佛會

地址：台中市北區博館路6號
電話：04-2206-3618

淨土宗智覺寺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23號
電話：05-633-7740

淨土宗嘉義念佛會

地址：嘉義縣中埔區中華路771號
電話：05-2390373

淨土宗台南道場

地址：台南市南區惠南街93號
電話：06-2921918

台南市淨土宗學會

地址：台南市西門路一段471巷24號
電話：06-2220911

淨土宗高雄念佛會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81號
電話：07-3228220

淨土宗永明寺

地址：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三段595號
電話：07-683-2931

淨土宗永明蓮社

地址：屏東市民勇路26號
電話：08-723-0038

淨土宗彌陀本願精舍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忠英路231號
電話：0952-291216

香港地區：

中國淨土宗協會

地址：香港葵涌葵豐街41號安福工業大廈13樓E室
電話：852-25055642（蔣居士）

淨土宗慧蓮淨苑

地址：香港銅鑼灣天后廟道3號鴻安大廈2B
電話：852-29855575（妙渡法師）

淨土宗蓮池會念佛社

地址：香港九龍大角咀櫻樹街19號華源工業大廈3樓21室
電話：852-91353729（王居士）

淨土宗無量壽念佛會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奶路臣街1號源發大廈6字H室
電話：852-63401956（佛開法師）

澳門地區：

淨土宗澳門念佛會

地址：高利亞海軍上將大馬路105號威雄工業中心10樓之A
電話：853-28436346

澳門淨土宗學會

地址：澳門提督大馬路39號祐適工業大廈10樓
電話：853-66332239（佛名法師）

韓國

韓國法燈寺

地址：韓國京畿道安城市陽城面老谷里
197-1番地
電話：031-674-3453

馬來西亞

西馬聯絡處

淨土宗 新山 念佛會（柔佛州）

No. 17 & 17A, Jalan Anggerik 42, Taman Johor
Jaya,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Tel：07-3646085 / 011-2160 5113
郵箱：amt.plb.jb@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jb

淨土宗 彌陀淨苑（吉打州）

No. 137, Taman Pelangi, Jalan Kuala Kedah,
06600 Alor Setar, Kedah, Malaysia.
Tel：04-771 7828 / 011-2769 8006
郵箱：amt.plb.as@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as

淨土宗 士拉央念佛會（吉隆坡）

No. 12A (F), Jalan SJ 6, Taman Selayang Jaya,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Malaysia.
Tel：019-263 6063（佛智居士）
郵箱：clng4144@yahoo.com.sg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sly

檳城 淨緣居士 Tel：016-405 7560

芙蓉 佛喚居士 Tel：019-981 0185

東馬聯絡處

古晉 佛安居士 Tel：016-866 0200

古晉慈雲佛教正信會

Lot 7372, Jalan Sherip Masahor, 932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Tel：082-257634

新加坡

佛信居士 Tel：9782 6785

富安禮品

201D Tampines street 21 #01-K1 Singapore
524201
Tel：67873189

美國

Li Ying Kuan 關立詠（北卡）

103 BarTon Lane Chapel Hill, NC 27516 U.S.A
Tel：919-9298899

Ронг Но 紀善瑄（加州）

2365 Remora Dri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Peggy Chiu（加州）

PO Box 29521 Oakland CA 94604
Tel：510-575-0504

齊居士（加州）

8462 Alameda Park Dr., Elk Grove, CA 95624
Tel: 916-838-8968

佛億居士（維吉尼亞州）

22575, Leanne Ter ashburn, VA.
Tel：703-975-2908

加拿大

Mr. Alan Kwan 關其禎

Unit 1300, 4380 No.3 Road, Richmond, BC,
V6X 3V7, Canada. 加拿大 溫哥華
Tel：604-273-3222
郵箱：namoamitabha.van@gmail.com

吳榮添

Tel：778-288-1218

巴西

南美普陀山承天寺

ORBI-ORDEM BUDISTA INTERNACIONAL
Rua Doutor Josivalter Vilanova no.99
Jardim California Foz do Iguacu
Paraná Brasil
CFP：85867-504 TEL：55-45-35245566

澳洲地區

澳洲雪梨中華淨土宗協會

Mrs. Lai fong Wong 佛壽居士
143 Tryon road Lindfield NSW 2070 Australia
Tel：02-9416 9355

慧吉居士

7/47-49 Archer street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Tel: 61-2-94121548 / 0422-333815
郵箱：amtsydney@gmail.com

淨土宗叢書

編號	書名
1	淨土宗聖教集
2	淨土三經
3	佛說無量壽經
4	《易行品》講要
5	《往生論註》分段對照本
6	往生論註
7	安樂集
8	善導大師全集
9	法然上人全集
10	觀經四帖疏
11	淨宗要集（整理中）
12	念佛金言錄
13	第十八願講話
14	第十八願淺釋
15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16	《阿彌陀經要解》略註
17	淨土宗判教史略要
18	淨土決疑
19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
20	淨土宗三祖師傳
21	慧淨法師書信集
22	慧淨法師講演集（一）
23	慧淨法師講演集（二）
24	人生之目的
25	走近佛教
26	觸光柔軟
27	無條件的救度——觀經下品下生之深義
28	念佛感應錄（一）
29	念佛感應錄（二）
30	念佛感應錄（三）
31	決定往生集
32	回歸善導
33	淨宗略講
34	唯說念佛
35	念佛勝易
36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37	《阿彌陀經》要義（整理中）
38	善導大師語錄
39	印光大師法要
40	印光大師說故事

41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講記
42	淨土宗概論
43	《往生論註》核心講記
44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45	往生集
46	《念佛感應錄》（四）
47	《念佛感應錄》（五）
48	《念佛感應錄》（六）
49	《念佛感應錄》（七）（整理中）
50	淨土宗特色述義
51	第十八願善導釋
52	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蹉路（出版中）

因果叢書

編號	書名
1	見聞錄、因果隨錄
2	冥報記、冥報記輯書
3	地獄見聞錄、幽冥問答錄
4	六道輪迴錄
5	輪迴集
6	物猶如此
7	坐花誌果
8	美德故事
9	人生故事
10	歷史故事
11	因果故事
12	佛教故事

隨身書系列

編號	書名
1	念佛放光
2	念佛度亡
3	真正的大孝
4	人生之目的
5	彌陀的呼喚
6	淨土宗之特色
7	善導大師語錄
8	佛教的無常觀
9	略談三皈依
10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11	瀕死體驗
1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13	淨土宗經論釋要文

14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15	淨土宗略要文
16	善導大師略傳
17	《觀經四帖疏》綱要
18	念佛必定往生
19	念佛一門深入
20	湖北老河口遇仙記
21	敬田·恩田——十四則故事
22	純粹的淨土法門
23	怎樣讀《善導大師全集》
24	念佛實用問答
25	動物往生佛國記
26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27	念佛人應有的基本觀念與心態
28	淨土宗教章
29	淨土宗根本義
30	念佛成佛是佛教
31	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
3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33	素素寶寶 頭好壯壯
34	念佛超薦儀軌
35	慈悲的救度
36	淨土宗的戒律觀
37	臺灣奇案
38	預知時至佛聖來迎
39	佛說無量壽經
40	佛在何處
41	彌陀十二光佛略解
42	小怪李群仙
43	《易行品》概說
44	淨土宗宗旨法語
45	略談佛教意義與淨土殊勝
46	葫蘆娃往生記（出版中）

英文版隨身書

編號	書名
B1	純粹的淨土法門
B2	念佛成佛是佛教
B3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B4	善導大師略傳
B5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B6	念佛感應錄
B7	盲眼老人 預知時至

英文版叢書

編號	書名
A1	走近佛教

韓文版叢書

編號	書名
1	純粹的淨土法門
2	回歸故鄉
3	淨土宗概論

越文版叢書

編號	書名
1	本願念佛
2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3	第十八願講話

光碟目錄

編號	名稱	語言	備註
1	台語演講系列（一～五輯） （慧淨法師）	台	CD
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慧淨法師）	台	DVD
3	佛一開示（一～十三集） （慧淨法師）	台	DVD
4	下品下生之深義 （慧淨法師）	國	DVD
5	淨土宗風學習 （慧淨法師）	國	DVD
6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淨宗法師）	國	DVD
7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淨宗法師）	國	DVD
8	淨土宗大意（淨宗法師）	國	DVD
9	淨土宗概論（淨宗法師）	國	DVD
10	佛號（慧淨法師）	國	CD
11	與佛同在	國	CD

● 上列叢書，免費結緣，歡迎索取，不需回郵。



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設我得佛，十方世界，無量諸佛，
不悉咨嗟，稱我名者，不取正覺。

—《佛說無量壽經》—

